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95219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znpt.com>

谁搞垮了巴林银行? 谁让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

谁使整个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他们, 交易员, 弹指间就能改变世界!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散户杀手

一个天才交易员的忏悔录

面对这个疯狂的金融世界,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角落,
能够让我讲述有关金钱的故事

[法] 亨利·德·格朗迈松◎著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散户杀手

一个天才交易员的忏悔录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户杀手: 一个天才交易员的忏悔录 / (法) 格朗迈松著; 方琳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86-1512-7

I. 散… II. ①格… ②方… III. 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3292 号

Les aventures d'un Trader by Henri De Grandmaison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In addition to any copyright line that may be required to establish copyright in the actual transl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版权由 Garance SUN 代理

散户杀手——一个天才交易员的忏悔录

SANHU SHASHOU

著 者: [法] 亨利·德·格朗迈松

译 者: 方琳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4842

书 号: ISBN 978-7-5086-1512-7 / I · 9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2000 年，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在波尔多一家酒店品酒的时候，我遇到了威廉·于威尔。

我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的餐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瓶。他独特的风度和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某种个性，让我觉得眼前这位三十来岁却略显老成的男子好似人们所说的梅多克美酒，那是一种非常诱人的葡萄酒。

我还不知道他的生活经历。但是通过酒会接近尾声时与他的一番交谈，我可以肯定我的直觉没错。威廉·于威尔有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主要是有关他作为一个交易员——更确切地说是注册交易员——的生活，即从事极其特殊交易的注册交易员的生活。他似乎天生就是干这一行的，也许对他而言这就是一种摆脱生活平淡无奇的方式。

他 29 岁，干了几年非同寻常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工作，即极高层次的交易员工作，刚刚回到波尔多的父母家

中。他具有干这一行的非凡天赋——逻辑性强，严谨，有直觉，对风险和赌博的嗜好以及对金钱的欲望。

我提议我们再次见面。从他的目光和言语中，我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温柔而又善于自我克制的男子。他始终面带微笑，微笑中流露出对制度化生活的独特品味。沉着冷静是他借以迷惑外界的盔甲。而且，他具有一种罕见的品质：与自我保持距离，诚恳地讲述自己的生活，不带任何修饰，却带有一种敏锐，这种敏锐贯穿于我们多次的会面。

我们一见如故。在多次交谈之后，我最终决定对他短暂而紧张的交易员经历做一次深入的探讨。我们之间首先应当建立完全的信任，更何况我还在犹豫如何涉足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证券、外汇、国际金融。最后，我开始思索如何破译并真实再现他光彩夺目的交易员生涯。不管怎样，这次的相遇是及时的，因为，面对这个疯狂的金融世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角落，能够让我讲述有关金钱的故事。当然，不是零花钱，而是控制着这个世界，却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强大的金钱机器。

在开始有关这个年轻人的交易员生涯的写作之前，我和威廉·于威尔交谈过很多次。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我们的叙述旨在展示原汁原味的真实。不过，有关这个年轻人以及他就职的那些银行的名称以及一些人物的名称，我们均稍作隐匿。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前言

面对这个疯狂的金融世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角落，能够让我讲述有关金钱的故事。当然，不是零花钱，而是控制着这个世界，却为大多数人所不知的强大的金钱机器。

1 第一章 我希望一夜暴富 1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意愿——渴望拥有很多很多的钱，足以操纵一切，而不亏欠任何人。我要成为最强势的人，自由的人！

2 第二章 幸运的相遇 9

我什么都不懂，就这样走进了一个蛮荒的世界。在我的想象中，金融世界应当是秩序井然的；谁知竟是一片令人恐慌的混乱，而人们使用的也是一种晦涩的语言。

3 第三章 我的第一位客户 19

从接到第一个客户的电话那一刻起，我便开始了赌博。这份工作令我兴奋。它既是一门诱惑的艺术，又是一门战斗的艺术。

4 第四章 风头正健 29

我们都在给自己注射金钱这种毒品。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感到世界正向我走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奇迹触手可及。

5 第五章 欧洲隧道之战 39

很快，金融机构和报纸都得到了线索，消息像烟雾一样四处弥漫。股票开始一路飙升。

6 第六章 患病的心脏 49

我精通这一领域的语言和规则。我们训练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不为世俗所熟悉的阶层。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7 第七章 灼烧着我的烈焰 63

交易员应当像兽笼里的驯兽员那样时刻保持警惕，绝不松懈，必须时刻提防那些致命的爪子。

8 第八章 公国的王子 75

摩纳哥车站。一个《天方夜谭》中的王子在那儿等我。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使——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那优雅、安详的面孔出现在我混乱的生活中。

9 第九章 金钱的各个面孔 87

我审视着这个金钱世界与生俱来的威胁，在这里，诱惑和便利的外表下隐藏着原始动物的凶残。



10 第十章 我的华尔街传奇 103

从我到达的那一刻起，每天上午，我都觉得自己进入到一片磁场中，所有的激情都被调动起来。

11 第十一章 通向美国中情局之门 115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以说我将从事金融工程，而不再是金融市场上一个小小的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在我看来，这个美国联络员的建议是一条辉煌的大道。

12 第十二章 我与兰利的初次接触 123

“这训练是专为您的任务而准备的，您的任务将是为我们准备一些巨大的项目，帮助我们进行金融运作，使资金增值。”

13 第十三章 令我判若两人的训练 133

一个新的美国中情局人依附在我的身上，审慎、公正、清醒，不会犯任何语言上的错误，没有任何幻想。

14 第十四章 美国中情局生涯 145

每次完成任务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的瑞士账户都会转入10万美元，但只有10%是可动用的。

15 第十五章 为MTN疯狂 157

“什么任务？”“和以往一样，纯金融方面的。”“在哪里？”“伦敦。星期一。”

16 第十六章 潜在的人道主义援助 169

在我身上，始终有一种帮助他人、无视危险、面对生命危险毫不犹豫的秉性，即使它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

17 第十七章 滑坡 181

我正走在一条糟糕的斜坡上，行事与我的本性相悖。财富正在将我变成一个暴虐而恬不知耻的家伙。

18 第十八章 肥猫爪下的小老鼠 193

我这个那么擅长经营别人的钱和负有秘密使命的钱的人，现在却被缴了械，一贫如洗。29岁的我，在这些年里，仿佛经历了半个世纪。



第一章 我希望一夜暴富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意愿——渴望拥有很多很多的钱，足以操纵一切，而不亏欠任何人。我要成为最强势的人，自由的人！

Les Aventures du
TRADEUR

富強與一 經濟與

本書以史為鑑，詳述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一覽中國經濟，縱橫好
人自自由，人自自自由，人自自自由，人自自自由

我希望一夜暴富。

我大不列颠航空公司的班机穿过稀薄的云层，向着伦敦飞去。这云层仿佛赛马的鬃毛——我的父母为之痴迷的赛马。他们喜爱赛马，爱其俊美，更爱其赋予他们的激情。他们酷爱赌马，部分原因是为了赢利，但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刺激。他们和我说起过这种赌博的狂热。

现在轮到我来下赌注了，不过我赌的是自己。我既是下赌注的人，又是被赌的马！

我刚刚登上了飞往英格兰的班机，像乔治·索罗斯那样。他是我崇拜的富豪、慈善家、投机伟人，这个小小的移民却在某一天征服了美利坚……

我随意地翻阅着一本时尚杂志，内容从普鲁士蓝天下的礁湖，到泳池边迷人的比基尼。我的视线从一页跳跃到另一页，时而透过舷窗，望向云层。正是这片云层绘出了我的梦想，重新构成了我的记忆。面对摩纳哥海滨豪华公寓的广告，我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挑战：有一天我会住在

那儿！这是一个赌注，也是一种方法——对自己说这一定行，放肆地、盲目地向未来挑战！



在我的口袋里，有父母给的一点点盘缠和一位叔叔的地址。这位叔叔是法国使馆的武官，他会在英格兰等我。我已经决定去伦敦工作，那是伟大的金融之都。我知道，在那里，只要你有勇气，立马就能赚到钱。而我就出生在一个竞争者的家庭，我们不喜欢在马路边闲逛。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职业足彩购买者。后来他在波尔多创建了一家保险经纪公司，是当地最棒的证券公司之一。而我的母亲作为一名企业高管，本身也酷爱竞争。对成功的热烈渴望使他们沉醉于赛马，沉醉于率先冲破终点线的那种震撼和胜利的滋味。

我想起在布斯卡的那一天。那天，阳光明媚，父亲刚刚赌赢了一匹不起眼的马，用他的话说，他“嗅”到了。父亲用胳膊搂住我的双肩，感叹道：“啊，要是有一个马场该多好啊！到处都是马群，对，到处都是马群……”



我是在自我挑战中长大的：网球、剑术、棒球，尤其是游泳。体育就是我的生活学校。而令我的朋友们乐

此不疲的电视节目却让我非常倒胃口。我更喜欢用球拍击中白色的球，在泳池中留下长长的弧线。我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耗尽自我，使出最后的力气。生活就是这样，耗尽我最后的气力，燃烧我的生命以弥补我的胆怯。我需要考验自己，从而来证实自己。为了保持这种状态，我每天都像疯子一样游泳，于是，我成了我这个级别的法国游泳冠军。

有一天，大冠军让·波瓦多在泳池里看到我，大声对我喊道：“嗨，小家伙，你在水里撞谁呢？”我想这样回答他：“先撞自己，以感受自我；再撞生命，以控制生命；最后撞所有的人，以便超越他们。”但是，有点笨拙的我在他的问题前竟哑口无言。“我叫让·波瓦多。”他对我说，仿佛在他刚才略显激烈的质问道歉。他带着我离开了水面。我看着他，感觉到他巨大的手指牢牢抓紧了我的前臂。这一刻，我面对的是一个传奇。

就这样，我结识了波瓦多的游泳队。他对我说：“我要挖掘你的潜能。”就是这个家伙帮助我超越了自己。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游泳队打破了多项法国纪录和世界纪录。我成了冠军。

我从未想过改写命运。有一天，在勃尔日练习冲浪的时候，一股巨浪将我抛离了冲浪板。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倒向一边，膝盖则被拉向另一边，身体仿佛被扯得四分之

裂。一个朋友赶过来救了我，之后便是直升机和医院。而我美丽的体育生涯就这样结束了，留给我的的是一个塑料膝盖骨、36 针缝线、42 个创口夹子、4 个月的卧床生活和 3 年的恢复锻炼。



飞机前行着，而我无法忘记勃尔日的教训。对风险和刺激的嗜好有时候也导致了我悲惨的归宿。这次命运的打击浇灭了我的热情。厄运窥伺着野心勃勃的年轻人。

我相貌出众，精力充沛，身后总是有很多女孩子追逐着。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经常一起出去玩的漂亮女友。她属于那种有钱人，在她眼中，我一贫如洗。对于我的虚荣心，她也略有微词。我知道，我得有钱才能对她更好些。在她看来我总是能力不够，对此我无法忍受。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意愿——渴望拥有很多很多的钱，足以操纵一切，而不亏欠任何人。我要成为最强势的人，自由的人！

所有这些迅速地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女友金色的头发、眼泪，波瓦多的双手，飞至水面将我带去波尔多医院的直升机，总是在远处驰骋的赛马。凭借流利的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与生俱来的自信与热情，我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波尔多高级商学院的毕业文凭。也正是凭着这种挑战的热情，在德国度假期间，我在 5 小时 37 分钟内游过了康斯

坦茨湖。

我钟爱披头士、滚石乐队、比利·乔尔、女孩和豪华汽车。最美的就是最好的。我从谁那儿继承了这种性情呢？我的父亲是一个固执、冷静而又注重现实的聪明人，难道我好斗的性格源自母亲——一个布列塔尼女子、一个榆木脑袋？



大约 20 分钟后，飞机就要在伦敦附近着陆了。这一次，我得脚踏实地行事了。在最近这一年里，我承载着那么多光荣与财富之梦！但是，生活是否源自电影？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华尔街》使我痴迷，我从中发现了金融家的力量、富豪的世界，并希望能够融入进去，成为这部戏的演员而非观众。这就是我虽未承认，却一直所期望的：云层中的骏马托起一沓沓似乎在欢歌载舞的美钞。幸福，那是另一个故事：我把它和我的愿望混为一谈了。

飞机降落在跑道上。我希望不会感到失望。之所以选择伦敦这座城市，是因为其极高的金融地位。我从未考虑过巴黎，它在我的眼里是不存在的。在欧洲，要从事金融业，唯有伦敦。

在盖特威克机场，我登上了前往伦敦的火车，随后坐地铁来到叔叔的公寓。我很高兴再次见到叔叔，我们聊得

很开心，他也是一个热爱体育的人。当初我在电话里请他
允许我住在他家的时候，他丝毫没有犹豫。

“不会超过一个月。”我说。

“一个月？那太短了，不足以让你有任何发现！”

✚ ✚ ✚

我到了之后，先去了附近的一家书店，那里有专门为
年轻毕业生提供的求职索引。我抄了许多地址，在两天内
寄出了 250 份简历，主要是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之后便是
等待，3 天、5 天、10 天、15 天……毫无音信。我心急如焚。
叔叔早就提醒过我。我无法入睡，变得烦躁。

难道没有人要我？好吧，那就让我自己来选择老板！



第二章 幸运的相遇

我什么都不懂，就这样走进了一个蛮荒的世界。在我的想象中，金融世界应当是秩序井然的，谁知竟是一片令人恐慌的混乱，而人们使用的也是一种晦涩的语言。

Les Aventures du
TRADER

第二章 極限挑戰

中國農民喜年，早收晚收全看天。天不假年，是年收不收，
人可收，收成好壞全看人。——豐稷縣 俗語
——《中國農民》第154頁



我穿上我最漂亮的灰色西服、浅蓝色衬衣，配上深色的领带。高大的身材、漂亮的栗色头发、诱人的嘴唇：我很清楚自己的魅力。我全副武装，奔赴前线，来到伦敦市中心。我的目标是汉德林银行。这个名字一直令我魂牵梦绕。汉德林银行位于一座维克多风格的建筑内。走进宽敞的大理石大厅，大厅尽头的前台处露出两个脑袋，脑袋上方的大屏幕直接播送着各个市场部的画面。面对这巨大的景象，我犹豫了：怎样切入我的话题呢？必须表现出战略性！我向着其中最漂亮的一个服务员走过去。我注视了一会儿大屏幕，随后转向这个金发女子。我听到她电话里的喧哗声，感到自己的手在颤抖。她对我笑了笑。

“您好，我想见交易部经理^①。”

她撇了撇嘴：

“但是，请问您是哪位，有什么事情？”

^① 即交易员负责人。交易员是交易部负责证券或外币销售的人。——原文注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我……我想自荐交易员一职。”

她看着我，非常惊讶：

“您难道不知道……”

“您要知道，我是商学院的毕业生。”

我表现得很有魅力：

“热情一点吧！”

“我看看……”

她拿起电话，说：“大厅里有个人，或许您会感兴趣。”

啊！好一个“感兴趣”！我真该拥抱她！她挂上电话，对我说：“他马上就到。”我想机会是得主动出击去寻找的。

楼梯处走来一个家伙，肩很宽，有些肥胖，穿着大大的花衬衫，袖口系着纽扣。他大声叹了口气，看上去很是疲惫；双颊上满是汗水，胳肢窝那儿也尽是污渍。他摇晃着向我走来。“这位是歌莉娅特，我是大卫……”

他带着美国口音问我：

“你是谁？”

“我叫威廉·于威尔。”

“不认识。”

“我是法国人，商学院毕业生，精通四门语言：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我指着大屏幕，说：

“我想和您说件事。”

“请讲。”

“我会比所有这些蠢货干得更好。”

“你怎么知道？”

“感觉。”

他仔细看着我，做了个鬼脸：

“啊，你的感觉？直觉？你认为你会比所有这些蠢货干得更好？”

“是的，但是没有人给我机会。”

“到我办公室来吧！”



这位交易部经理的办公室乱得简直无法想象。应该说，那些材料、文件、水瓶、铅笔、信件框、信封、文件夹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绿色的地毯上、躺椅上、办公桌上，废纸堆得像此起彼伏的海浪，在这片汪洋之上竖立着两个屏幕，屏幕上蜿蜒盘旋着各种曲线、上升和下降的红绿色图案，边缘处还有一些数字。我跨过这堆狼藉走到近处，念道：

“France Oat 6,7. Last 88,841, change. 16, Open 1 89,00B High 89,04 B Low 88.334. Prev 89,00 Time 10:17 A. Matif Cacao ST...”

突然间，我感到一种恐惧。我什么都不懂，就这样走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进了一个蛮荒的世界。在我的想象中，金融世界应当是秩序井然的；谁知竟是一片令人恐慌的混乱，而人们使用的也是一种晦涩的语言。

这个大家伙躺在扶手椅上，我傻傻地站在他面前。

“你是谁？”

“威廉·于威尔。”

“这个，我知道！”

我再次向他讲述了我的经历、学业以及我对体育、速度和赛马的热情。

“你懂什么呢，金融市场方面？你对什么市场感兴趣？”

“我想学着涉足最具投机性的市场。”

“想大赚一笔？”

“是的，而且得快。”

“或者是更快地连裤衩都输掉。永远都别忘了这一点，小家伙！”

我知道，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坚定地看着这位交易主管。他疑惑地用左手捏着鼻子。

“我觉得你很有个性。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我们都安排在雇佣军中。”

“雇佣军？”

“是的，证券公司的军团士兵。他们骁勇善战，我们也很尊敬他们。这些家伙是经过超级训练的，专门从事金融



市场中最具风险的工作。”

他要把我扔到哪道战壕来对我进行训练、考验和“冶炼”呢？

“我们把这个领域叫做 Forex (Foreign Exchange Market)，也就是外汇交易市场。我再重复一遍：在 Forex，我们非常尊重这些家伙。但是必须工作，高速工作。这很艰苦，非常艰苦！”

他开始为我做一些专业方面的解释。我已经看到自己置身于军团士兵之中，整装待发。

“明天再来吧！我带你过去。”



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凭借着胆量和不可思议的机遇。我说服了这个大家伙。凭借什么呢？偶然，我的头脑，我的目光？还是因为那天经理正巧有闲暇来应付一个陌生的顽童？我无从知晓。或许是因为我的鲁莽？这是坏事还是好事呢？它有时候会奏效，有时也会让你摔跟头。那天，它奏效了！

第二天早上 8 点，我来到汉德林银行，仍然穿着我漂亮的西服。走进经理的办公室，依旧是此起彼伏的“海浪”。他带我来到外汇交易部所在的楼层，长长的楼道里，办公室一个挨着一个，到处都是屏幕。“军团士兵”们正

在并肩作战，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隔离。屏幕上的图表和数字不断地变换。尖叫声、咒骂声、呼喊声在大厅各个角落此起彼伏。和昨天在经理办公室的感觉一样，秩序、宁静荡然无存。交易员们有些互相扔着纸团，有些大声咒骂，声嘶力竭地叫嚷，手舞足蹈；有些人甚至坐在办公桌上。我还以为是幼儿园的课间休息呢。不，应该说是疯人院！

简直难以置信，这种混乱让我惊讶万分！都是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个个戴着无线耳机、耳麦和微型话筒。时不时，可以听到电脑喇叭里传出的警报声。经理对我解释说：“这是信号，表示某一交易的固定价已经到了。”我没明白。在这个铺满纸张的大厅，确切地说在这个更像个嘈杂市场的地方，没有一个女人。我很失望，对自己说：“好吧，不要在意表象。”我坚信自己一定比所有这些缺乏教养的家伙干得更好。

走出外汇交易部的时候，我的耳朵嗡嗡作响，眼睛里满是这样的景象：屏幕、电话线、电灯、铃声、背带裤男生的狂热。经理带我回到他的办公室。他留意到我对屏幕和那些我曾竭力破解的神秘信号的兴趣，于是拿出纸和笔，给我解释曲线。我神情专注地听着，好一会儿，他抬头看着我说：“我要告诉你，这一行只需要像你这样的家伙。”

我不知道他何以如此迅速地发现我的潜力。一个老交易员的本能？我笑了，对于他的欣赏，我感到非常自豪。



他又说：

“是的，你应该知道，你们这种人牙齿都特别长，长到可以咬到自己的肚脐。”

说完他大笑。

一时间，我仿佛处于失重的状态，脸上浮出一丝红晕。我感到有如性那样的快感涌上身来，好似欢愉前那瞬间的感觉。

“如果你愿意，我们会为你找到成功的方法。”

我有些不耐烦了。

“你们教我干活，不用付我薪水。如果可以的话……”

“干吧，威廉。”

我站起身，双腿颤抖。

“明天见！”我向他伸手说。

他大声对我说：“欢迎你的加入！”

第二章
股指期货

：原文献

同时，在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原文献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原文献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原文献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原文献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股指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波动较大，投资者应谨慎参与。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第三章 我的第一位客户

从接到第一个客户的电话那一刻起，我便开始了赌博。这份工作令我兴奋。它既是一门诱惑的艺术，又是一门战斗的艺术。

Les Aventures du
TRADER

第三章 只讲真话——徐国志

徐国志，安徽人，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现任上海期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他从事期货行业多年，对期货市场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在本书中，他将分享他的从业经历和对期货市场的看法。



我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是难以解释的，难道是另外一个我在引导某种无法控制的运作？前天，我还在为那 250 份石沉大海的简历而烦躁；今天，就要在汉德林开始这份从未涉足过的工作。不过，直觉告诉我，这份工作就是为我而准备的。

工作立马就展开了。我一开始是和一个叫贝尔特朗的法国人一起工作。他掌管着 100 万美元的证券，与我后来交易的数目相比显然稍有逊色。不过，对于当时的我、一个初学者来说，100 万美元可是笔巨大的数目：有了这笔财富，我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房子、游轮、赛车、赛马，还有什么呢？

我时刻准备着，恨不得立马就能把一切都搞清楚。我贪婪地吞食着这些专业解释，以便破译这些在横坐标（时间）和纵坐标（德国马克进程）之间蜿蜒的彩蛇。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开市价是 1-8070，两小时之后是 1-8200，贝尔特朗称之为“take profit”，即获利。我记

录着这些专业表达。其中有一个表达我特别喜爱，就是“break even”，即开始赢利的那个点。如果在字面上做游戏，将“even”换成“heaven”，即天堂，那么也就是说“敲开天堂之门”。幸福之至！天堂，天空：金融家究竟是诗人还是追求享受之人？他们所梦想的是何方神圣呢？



贝尔特朗教给我作为交易员的商业职责：不仅要掌控市场，更要努力向新客户出售各种服务，以帮助他们不断充裕自己的钱包。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呢？银行往往与某些特殊财团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狩猎“富豪”。

“银行寻找劳斯莱斯、城堡、海边别墅、游艇、马场等的业主，寻找一切意味着财富的东西。收集到地址之后，银行便向这些潜在的客户寄发邮件，向他们夸耀自己的服务、交易管理、遗产管理、全球网点及其经济专家，而顾客只须填写回执并寄至印在卡片正面的地址就行了，连邮资都不用付。”

每天早晨都会有一堆卡片寄到银行。交易部经理将它们分发给“军团士兵”们。得让他们自己来抓住鱼儿！国家和地区有穷有富。我们当然更喜欢来自沙特阿拉伯、德国或者美国的回执，而不是来自孟加拉国或者非洲的。

我们这对威廉-贝尔特朗组合非常讨经理喜欢，因



为我俩精通法语和德语。他将德国、比利时、法国和加拿大的信件委托给我们来答复，在这些国家我们可以找到富人——真正的富人，资产过百万美元的富人。

我从第二天开始着手工作，一切进展迅速，甚至是神速。我有些担忧。我刚来到这儿 48 小时，怎样才能在那些金融界的专业人士面前表现得令人信服呢？关于汉德林，我一无所知，而这座大楼里的人，我也几乎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这样毫无防备地跳进了水里。

“别担心，”贝尔特朗重复道，“只要你有能力，你立马就能学会！”

从接到第一个客户的电话那一刻起，我便开始了赌注。首先，他的声音出卖了他——平静但紧张，还有就是呼吸的次数和频率。我展开自己的触角去试探这个看不见的对话者的要害。通过这富有刺激性的游戏，我调动起了自己的直觉。当鱼儿游向鱼钩的时候，我可以预感到。

在听了贝尔特朗的论述后，我很快学会了像这座大厦里的老职员那样展开关于汉德林银行的陈述。我向这个客户解释外汇交易市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每天进行约 1.5 万亿美元的交易”，因为我曾听到一个交易员在说服客户时嚷过这个数字。我不知羞耻地复制过来了。之后问题就来了，在全面的思考之后还需要圆谎的技巧，我怎样才能恰当地展开话题呢？我变得大胆起来，建议他至少

投入 10 万美元。我听到自己虚张声势地报出这个数字。而电话那端，客户没有一丝犹豫。

从此以后，我不再迟疑，我的建议金额也增加了 20 倍甚至 50 倍。我潜心研究过资金增值原理，于是我沉着自信地解释道：“先生，您知道，您无须等值的资金便可以买到相应价值的证券。然后您可以以高于您购买时的价格转卖出去，这样您便可以从差价中获利。而购买的差价是由银行来实现的。”

我这样颂扬银行的慷慨：“汉德林对你们太好了，简直是疯了！”

“它将您的投入翻了 20 倍，而且您的赢利还在增加！”

“先生，亏损也是一样的……”

我嘟囔着，恢复镇定：

“啊，亏损是有限的！”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储备了许多论述和解释，并融入了从周围听到的商业措辞。我成了一个天才抄袭者。我观察着贝尔特朗这个杰出的销售者：如果客户抵制他，他会平静地用大量技术数据来诱惑或唬住对方。那些富有的客户几乎不了解证券所的事务，他们都太天真，太容易受影响。

当然，我们会避免说银行是一个很大的“吸收器”，避免说它从每笔交易中获利，避免说它通过资金增值效果表

现出来的慷慨，只不过是借以夺取他人金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妙计而已。恰到好处的论述从不谈及银行的赢利，这真是有个品味的“错误”！

每天早晨，交易部经理都召集我们，以确定赌注的规模：“今天，孩子们，丢给我 100 万美元！”——言下之意当然是丢给市场。我们必须吸入 100 万美元，大家都紧守着电话。如果市场毫无进展或者对我们毫无利益，那就表明：客户们勒紧了裤腰带！

这份工作令我兴奋。它既是一门诱惑的艺术，又是一门战斗的艺术。起初，我不太自信，害怕面对那些能够觉察出我是个新手的客户。后来，我战胜了自己的畏惧，特别是谨慎。周围老练的交易员使我不知所措，我害怕他们听到我说傻话！在这个小天地里是不会有什馅饼的，我很快会被人瞧不起。不过贝尔特朗一直陪伴着我，为我纠正叙述中的错误。他给了我许多建议，比如，永远不要表露出后悔。

“你永远都不会搞错，永远都不要道歉，银行也永远不会有错。相反，当你的客户因为损失而失望的时候，你要进攻性地反驳对方。懂吗？永远都不要防守，而要进攻！”

工作进展非常迅速。我们俩组成了一个绝妙的二重唱，就像演喜剧那样，由其中一个人扮演“老板”的角色。我们的演技非常棒。我在电话里对一个因为损失惨重而犹豫

不决的客户说：

“先生，请您听我说，您认为需要考虑，但是千万别考虑太久！如果快点行动，您还会有最后的机会大赚一笔。而且，您要知道，我们是非常重视您的。我把电话转给老板……”

客户感觉受到了高层的重视，非常满意，于是乖乖地步入了贝尔特朗设好的陷阱。

✦ ✦ ✦

我接到第一位客户的电话是在第三天——我赚了 25 万美元。我的名字立刻出现在了悬挂在大厅里的业绩表中。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的场景：“威廉·于威尔”刚写上，所有的交易员动作划一地转向我。那完美的一致性，就像非洲黑斑羚：面对细微的危险竖起脑袋，随后，继续咀嚼树叶。交易员大军凝视了我一会儿，随后又继续监视他们的屏幕。我一下子就赚了 25 万美元，但是千万要当心：猎豹们正窥伺着我，这个吃青蛙的法国小伙子！

晚上，贝尔特朗请我到一家名叫绿鹦鹉的酒吧为我庆功。屋子里很昏暗，满是大声嚷嚷、摩肩接踵的人。所有的交易员都在，经历了一天的狂热之后，他们到这儿来发泄。压力很快达到了极点，酒精、烟雾弥漫，几近爆炸。我觉得一切都在跳动。贝尔特朗大声吼叫着来释放压力。



他在我的耳边大声讲述着这份工作。他想让我害怕，说起这份工作的不稳定：

“威廉，你知道吗，银行每年要赶走 90% 的交易员。哟，90%！听见了么？很多吧，是不是？”

我看着周围这些人，他们都非常年轻，有些人看上去还不到 18 岁。

“但是你要知道，” 贝尔特朗叫道，“优秀的交易员很快就能赚到 10000 美元！”

我不加反驳地听着。一天 10000 美元，还是一个个月？我不知道，也毫无概念。

不过，有一件事，我很确信：在这群刚会认字的小傻瓜当中，这份工作是属于我的。在这儿，根据驴皮的质量和数目而定的工资级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发现自己是交易部学历最高的。大多数人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而非学业。是的，只要知道如何在市场里冲浪，我们很快就会成为富人！这就是伦敦与巴黎的截然不同之处。在巴黎，要进入交易部门，至少得有高等商业学校文凭。在法国，永远都是一样的：要想前进，20 张公文是必不可少的，还得要 50 个公章来证明合乎 10 项法律和 100 项法令——即便这样也还是什么都不确定……

我选择了伦敦，多么明智啊！



第四章 风头正健

我们都在给自己注射金钱这种毒品。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感到世界正向我走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奇迹触手可及。

Les Aventures du TRADEUR

第 1 卷
第 1 册

世界著名 著名公認最權威 一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南京路 100 號 電話 100 號 郵政信箱 100 號



工作后的第八天，交易部经理召见了。他建议我去哥本哈根工作：

“你感兴趣么，我们打算在那里扩展法语国家部。你和贝尔特朗一起过去。”

我未加思考便应允了。首先得跨上奔驰的骏马，至于后面的事，那就走着瞧呗。

为什么是哥本哈根呢？在丹麦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管理外汇交易市场的法律，银行无须为此类交易支付任何税费，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一切安排非常迅速。第二天，我和贝尔特朗就跟随汉德林银行的老板一起登上了飞往丹麦的航班。银光闪闪的飞机，蔚蓝的天空，戴着蓝色小帽的空姐扭动着腰肢。我真想和她一起跳支舞。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感到世界正向我走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奇迹触手可及。

在哥本哈根，大海是灰色的。当飞机开始着陆的时候，海面上波涛汹涌。机场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田地，毫无生机。

出发时的兴奋瞬间被一种孤独感取代：“我在哪儿？”我们坐上出租车，向着这个满是铜绿色屋顶的小都市驶去。一小时之后，我在平生第一份合同上签了字：一个月试用期，3000 美元；之后的一个月，5000；第三个月及以后，20000。啊！财富，来啦！

随后，上司邀请我和贝尔特朗到一间酒吧喝啤酒。这酒吧是银行的附属部分，位于戈德斯大街，离办公室一百米远，是一座英国风格的建筑，里面挤满了交易员。我觉得自己迷失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现在是下午四点，夜幕却已经降临。我感觉不太舒服。我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干什么呢？我感到一阵沮丧，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想着波尔多，想着父母，想着伙伴们。那里有我的家人、朋友和俊美的赛马，为什么我会在哥本哈根呢？那个我曾让她嫉妒却又令她痛苦的女孩……我这个傻瓜！只想着追逐金钱的蠢家伙！幸福在那儿，在阿基坦^①，在我的家里。

✦

✦

✦

汉德林银行在这里的子公司叫 Cordex，拥有一座巨大的玻璃大厦。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厦外面垂直镶着的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在城市上方绽放出光彩夺目的花瓣。150

^① 法国的 22 大区之一。——译者注



个交易员占据了这座大厦的三层。第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家伙向我挑衅：“你怎么穿得像个法国人！”我真想扇这个傻瓜一记耳光，他让我从头到脚整个激愤起来。我不禁冷笑，因为我穿着鸡爪状花纹的上衣、黑色的裤子和套衫。“在这儿，”他又说，“我们就像在城里一样！”我知道他的意思——身穿带有白色细条纹的深蓝色西服，袖口镶有纽扣的衬衫和背带，特别是背带！是的，这些我都知道：在伦敦的时候，我们都在托马斯·平特买西服套装。在交易部所在的楼层，大家都是身穿制服作战的。不过，有些细节让我感觉不舒服：饰有米老鼠、唐老鸭的领带品味拙劣，而袖口的纽扣有些就像门、龙头、锁、灯、刷子以及鞋子上的纽饰。这种英式优雅和美国劣货的共同存在，表现出某种极大的庸俗。暗蓝色挑衅般的与领带俗艳的颜色以及袖口纽扣的镀金配在一起，就像金钱的世界——我眼花缭乱地步入其中的金钱世界。但是，在这个钞票的世界里，真正的优雅就是那些在流通中消失的外汇。



我和贝尔特朗立即投入到法语国家部的工作中。每天上午，交易部经理将来自比利时、法国和加拿大的客户回执交给我们。我很快驱散了心中的沮丧，重新抖擞精神；从一开始，我就已经成功在握。我们的客户不计其数。贝尔特朗和

我一个月就为银行带来了 200 万美元。我们的息票非常诱人，而我们的二重唱也演绎得美妙绝伦。慢慢地，我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威力”，带着嫉妒和挑衅。一天晚上，在酒吧里一个人朝我喊道：“嘿，威力，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没有答理他。“小阴茎！”我朝他摆出嘲笑的态度^①，大声吼道，“把你女朋友带过来确认一下吧！”

我已经领会了销售的技巧。我凭借着直觉和那些素不相识的客户进行沟通。我能够迅速从回执中判断客户的优劣。这一步叫做“qualifying”，即资格评估，对我而言轻而易举。此外，我更喜欢“pitching”，即猎取、寻找客户。我从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快乐。最令人兴奋的就是“loading”，即在波涛汹涌处抛饵钓鱼。鱼儿曾经上过钩，但他已经损失了大笔钱，现在他疑虑重重，那么就得让他重新上钩。逆流而上非常艰难，就像是重要的、长时间的、令人疲倦的垂钓。但是从这类家伙身上，我能够得到丰厚的收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个月末，我得到了 20000 美元薪水。所有交易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无论在哪儿我都觉得游刃有余，陶醉于金钱之中。这份工作使我处于一种疯狂的紧张之中，但其中却带有欲望的高潮。即时享受、乘胜追击、引诱、赚取、

^① 将左手放在右胳膊肘的内侧，右臂向上方适当弯曲，这一动作被视为阴茎勃起的状态，以此暗示男同性恋。——译者注

克制、抢夺。是的，即时享受！到处都是为了金钱而神魂颠倒的女孩。她们在酒吧和餐厅里寻觅我们。赶快享受，赶快享受金钱或者性爱！诱惑，不分昼夜！在客户和孩子们的包围之中，我变得有点疯狂。

一天晚上，在酒吧，我一个人玩着棋。这时进来一个年轻女子，乌黑的长发，丰润的嘴唇，绿色的眼睛。她在我身边坐下，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餐。在她家里，她疯狂地投入我的怀抱。白天的博物馆保管员，夜里却成了性革命家。第二天上午，我疲惫不堪地醒来，她早已不见踪影。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了很久，脑中一片空白。金钱？幸福？我真想飞回波尔多，和克里斯蒂昂、弗朗克那帮朋友们一起玩棒球。



这里银行的氛围和伦敦的有些相像。交易员们都站着工作，戴着微型话筒。每个人都有狂躁的行为：一个人左右来回走着，另一个前后来回走着；有些人蓬头散发，两只手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扭动手指，用食指抠鼻孔或者耳朵。我则无法忍受穿着鞋工作，我只穿短袜。我旁边的一个交易员有个古怪的习惯：他进行销售交易的时候总是一个劲儿地让我待着别动。我还以为他想和我说话呢，他指向我的姿势被我理解为示意我走近的邀请。我朝他走过

去，他还是盯着我，但好像没看见我：我仿佛是透明的。他身处另一个星球，他铐住了一个客户，在他的眼里只有这笔交易。他的目光就像一个吸毒者，一个吸食金融大麻的吸毒者！

我们都在给自己注射金钱这种毒品。

我们经常需要发泄。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后退：我们在规则之下寻找最具挑战性、最厚颜无耻的极致，朝着最低级、最粗野、最原始的方向。比如，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孔的交易员，和我们所有人一样，有一个女朋友。他刚刚赚了一笔，非常高兴。他想做点什么，比如讲一个有趣的笑话。他把自己的电话接到大厅里所有的高音喇叭上，然后打给那个女孩。他和她聊着隐秘的内容，说想要她，说现在就想和她做爱。她说——整个交易员军团都听到了：“我也想！”“但是我在工作！这样吧，亲爱的，让我享受一下，发出做爱时那种轻微的呻吟，我是那么地喜欢！”虚弱的呼吸声经由扩音喇叭放大了，夹杂着尖锐的感叹声。整个军团笑成一片。在办公室门口，我看到这个险恶的家伙的女朋友过来找他了。她就像一个圣女，圆圆的脸蛋，束起的黑发。我看着他俩紧挨着离去，他温柔地将手臂搭在她的肩上……





我们肆意亵渎一切：客户就是鸽子^①；而女孩子，就是性对象。我们的厚颜无耻是无止境的。因为我们的口袋里塞满了钱，我们认为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我们甚至不尊重自己的客户。有时候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客户来消遣。我就曾向一个天真的非洲客人推荐水上小轮冰鞋。他觉得这个主意非常棒，还给我寄了支票。还有一次，我们通知设在亚洲的轧草机国际世锦赛组织：“我们在寻找一个大型厂棚，用来放置机器。”很多建议通过传真纷至沓来。对金钱的轻信是难以想象的。在金钱的庇护下，他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讨厌的客人不愿意因为等待而造成任何的浪费。我曾经给一个令人反感的意大利人寄去 25 个巨型比萨，给一个卢森堡客人寄去满满一卡车保健文件，后者曾经对我说“给我擦屁股”，甚至用更恶毒的诽谤来打发我。

我们身处另一个世界，就像腰缠万贯的孩子。我们在哥本哈根最富有的地方、最大的餐厅、最漂亮的俱乐部尽情挥霍。我们成箱购买最好的香槟，支付整个场子的饮料费。我们喜欢创造惊喜。为了诱惑一个时髦女子，我曾邀请她去纽约买一双我在杂志广告上看到的女鞋。

我的生活变得毫无节制。

① 喻易受骗上当的人。——译者注



第五章 欧洲隧道之战

很快，金融机构和报纸都得到了线索，消息像烟雾一样四处弥漫。股票开始一路飙升。

12-11-74



我的业绩非常出色，名字也到处流传。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棒的交易员。一天，伦敦那边给我打来电话，向我建议一个新的职位：负责法语国家交易部的发展。我不再做销售，而要管理一个团队，担任这个团队的头儿。我必须招聘两个法国人，让这个团队不断壮大。我欣然接受了这一职位。

我的活动也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是被一股巨浪裹挟，如同那天在勃尔日我被巨浪卷走一样。一切进展很快，非常快，太快了。他们开始将一些重要的业务委托给我：会见极其富有也极其苛刻的大客户。

一天，我负责接待两个住在巴哈马的法国人。他们要求我们银行的纽约部门派出一位专家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两个家伙资金雄厚——1 亿美元。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坚决不和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合作——他们不信任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想要一个法国人。于是我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我们的会面定在华尔街的汉德林。这两个棕色皮肤

的法国人身上透着些运动气质，他们靠石油化工发家，随后以高价卖掉了公司。24岁的我和这两个五十来岁的谨慎且苛刻的客户面对面而坐。

“啊，我们听人说起过你。”

我的虚荣心开始膨胀。

“我们想跟你合作。”

我们之间的合作就这样开始了。我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服务，甚至充当他们的奴隶：不分昼夜，随时听命，放下一切事务听候调遣。他们很快便对我绝对信任：两个星期里，我帮助他们从已经相当饱和的市场上赚了超过25%的利润。当然这也给我带来了一笔丰厚的佣金。令人兴奋的是，他们不再守在我的身边，而是开始通过电话和我联络。

“嘿，我们觉得应该利用欧洲隧道出击一把。”

“我能利用欧洲隧道做些什么呢？股票根本赚不到钱！”

“想想吧，我们确信某些地方肯定值得考虑。你可以追踪其运作吗？我们再电话联络，怎么样？”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追踪这只股票的运作，并了解了欧洲隧道的情况，包括有关其司法及金融结构。我的经历让我足以展开一项严谨的分析。慢慢地，我有种直觉，我预感到这确实是条好线索。

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两位远在巴拿马的客户：

“告诉你们，我认为确实可以考虑出击。但是……有



一点！”

“出击！”

“请你们听我说。”

“怎么了？”

“有点冒险！”

“你的策略？”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解释我的策略。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后为我开了绿灯。我等待他们的豁免文书，同时投入到工作中。



我发现欧洲隧道是当时全球最大的项目，英国和法国的银行都投入了上千亿资金。但欧洲隧道公司的股票无可救药地跌落，媒体强烈关注这一势态，银行转卖它们的资金，小股民们则陷入了证券恐慌。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有利的。只有一个风险，那就是艰难度日的欧洲隧道被银行放弃，并以象征性数目的法郎卖出！

我决定在其下跌的时候尽可能多地买进这只股票。我知道将客户的几百万美元投进去可以让行情上升，但是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在最便宜的时候买进。我搜集资料，并决定以 4.85 法郎一股的价格买进。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个法律问题：我不可以为同一个客户花几百万美元买同一只

股票。我想到了一个主意：36 个小时不睡觉，用不同的海外公司购买股票。我用两部电话同时工作：一部买进，一部寻找海外公司。我打电话给瑞士、美国、亚洲的专业律师事务所，最终找到了 31 家公司。我告诉他们我要为有急需的客户寻找自由的海外公司，他们也很明白。我立即将确认信传真过去，并在每家公司的名下买进四五万美元的股票。就这样，我把购买的欧洲隧道股票的任务分给了这 31 家公司。

我如履薄冰，如果预测失误，必将功亏一篑，客户的资金和我的名声都将付之东流。我在进行一场激烈壮观的战斗，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整个人筋疲力尽。每天，我都坚持不懈地继续交易，先是将海外公司的一小部分股票卖出，再让我名下的其他公司买进，交易量大了，就会让行情上升。我觉得自己正处于一个绝妙的位置：要不就不赚不赔，要不就赚个钵满盆盈！我想到一个恶毒的主意：在交易员当中，有一些为报社和机密信息社效命的暗探。这些“朽木烂才”遍布全球，于是我给其中的一些打电话。

“您知道吗，”我对他们说，“汉德林现在买了很多欧洲隧道的股票。”

很快，金融机构和报纸都得到了线索，消息像烟雾一样四处弥漫。股票开始一路飙升。小股民们对这一由最低走向最高的波动感到恐慌，亏本抛出股票，而我继续通过



买进和卖出来维持着这种上下波动，希望市场表现得不稳定。9月的一天，股票涨到了9.20法郎。我打电话告诉我的两位客户：“我想我们现在该收手了！”

我在三个星期内将所有的股票全部卖出，股金翻了一番。

我的嗅觉太灵敏了，股票在隧道发生火灾的前夜全部抛出：差一点我就一无所有了。神灵保佑！我赚了124万美元。



我知道汉德林银行现在非常赏识我。我的两位巴拿马客户必定在老板面前对我大加赞许。银行有一个传统，每月业绩最棒的两位交易员会得到一次去纽约的周末旅行。这次轮到我和尼克，他是一个粗鲁的澳大利亚人，不过工作相当不错。周四晚上我们从哥本哈根飞往伦敦，再从那里搭乘协和式飞机^①前往纽约。一辆两侧镀铬的黑色凯迪拉克在机场等我们。尼克先钻进车子，随即又退了出来：

“威廉，我们搞错了。这不是我们的车，里面有人。”

可是，司机叫道：“是你们的车。”

车子里面坐着两个漂亮女人，一个金发，一个棕发，风情万种。就像爱情小说或电影里的“三陪女郎”，她们穿

① 由英法联合研制的一种超音速飞机。——编者注

着传统的套装，露出令人浮想联翩的小腿。我们呢，身穿花衬衫，戴着墨镜，就像《黑超特警组》里布鲁兄弟的造型。篮球鞋配高跟鞋，让人无法忍受！我们还没反应过来：所有这些都是为我们准备的？我和尼克轮流和我们的美女保镖合影。她们带我们来到丽兹酒店，在那里，已经预备好了两间套房。尼克是个悉尼的乡巴佬，举止非常粗鲁，一进房间就扑向陪着他的棕发女郎。女郎挣扎着，大叫她不是妓女。尼克是个荒谬的家伙，他什么都不明白，我则把持住了自己。

我们的两位女郎带我们来到一家非常大的餐厅。刚一落座，所有的客人就朝我们看过来。他们的目光里满是疑惑：“这两个年轻人是什么人，居然带着一夜一万美元的女郎进出？”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认识我们身边的两个女子，纷纷走过来和她们打招呼。她们告诉大家，我们是高层次的“黄金男孩”。他们走过来和我们握手，我们则显得有些冷漠。我们需要稳重、自信，给外界一种既绅士又好斗的智者形象。这可不容易做到，但却非常奏效。我和尼克精于此道。有些客人礼貌地将名片放在我们的餐具旁边。

随后，我们又去了夜总会，凌晨四点左右才回到酒店。我躺在浴缸里放松了一下，走出浴室后发现我的金发女郎像夏娃一样一丝不挂躺在床上。她看着我，眨着小女孩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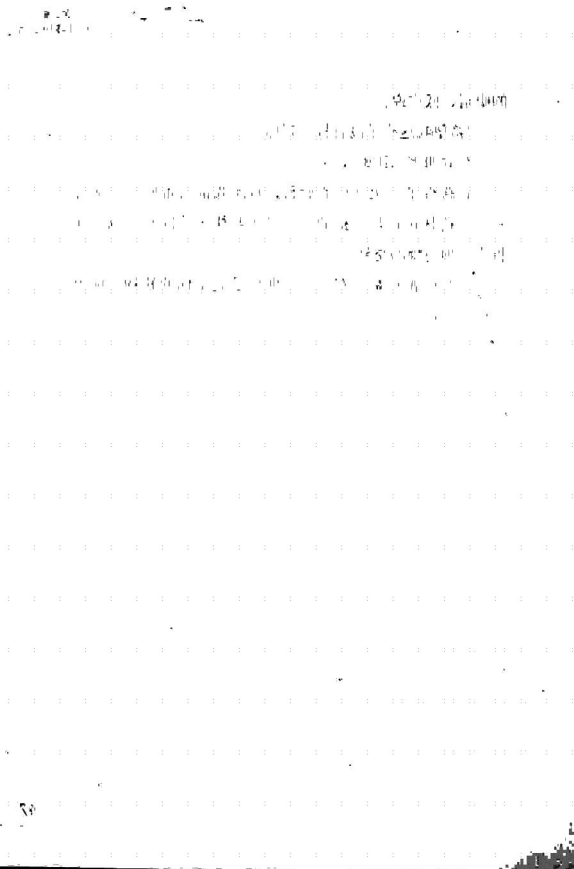
的眼睛，低声说：

“希望我这样子没有打扰到你！”

我立即表示让她放心。

我获得了三次这样的旅行，每次我都会带回来很多客户。汉德林银行是狡猾的，它赋予我快乐的同时，也是在投资一项稳赚的交易。

无私的银行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它给你的礼物，你也得回报它！





第六章 患病的心脏

我精通这一领域的语言和规则。我们训练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不为世俗所熟悉的阶层。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Les Aventures du
TRADER

第六章 獵象的旅程

獵象的旅程，是一個充滿挑戰和冒險的過程。在獵象的旅程中，獵象者需要面對許多困難和挑戰，包括天氣、地形、獵象的習性等等。獵象者需要具備豐富的經驗和技巧，才能在獵象的旅程中取得成功。



自从欧洲隧道股票那笔交易大获成功后，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我全面完善自己的金融知识，像一个真正的行家那样游戏其中甚至弄虚作假。我很精通赚钱及攒钱之道，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好当家。我将所有赚到的钱存在 SICAV 基金和卢森堡的人寿保险上。我一直想着马场，父亲梦想的马场。

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交易员，无须终日待在交易部盯着屏幕上的曲线，亦无须终日不厌其烦地接听客户的电话。我成了一个商人，应银行的要求频繁出差。我带着特权卡，频繁出入世界各地最漂亮的凯悦酒店。24 岁的我成了一个到处受人奉承的有钱人，我的名声在竞争者中广泛流传。不过，有些时候，我感到自己在迅速衰老，几个星期的时光，仿佛过了许多年。奔波于世界各地，通宵达旦的交易，令我筋疲力尽。我可以在美美大睡一觉之后消除压力，但是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即便是瞬间的放松时刻，我也必须保持警惕，提防任何麻

烦，忍受着担忧的煎熬。为他人工作，任何差错都是不容许的。我得赚钱、再赚钱，不断地赚钱，赚更多的钱、无数的钱！

我的生活节奏改变了，比以前快了一倍。我简直成了变色龙，会为了一桩大生意而戏弄那些好好先生，或者通宵达旦吃喝玩乐、释放压力。当初千里迢迢奔赴伦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顽童，现在俨然一副大老板的样子。而所有这一切却发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许多实力雄厚的商人向我求助，他们熟知我的名声，有求于我，有时候甚至把我当成他们的老板。虚荣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任何东西都没有改变。我一直脚踏实地，并没有因为成功而飘飘然。在光鲜外表的背后，原来的威廉始终在抵抗着。

交易所成了真正的宠儿，需求无法估量。我不再属于自己。就在这风暴中，我接到了美国 D. & B. 银行的电话，他们想挖我去汉堡担任他们的外汇交易部经理，薪水每个月 5 万美元，佣金另计。我表示需要考虑考虑。

对于汉堡，我一无所知。我寻思着那儿应当是所有人追逐的地方，是赚钱的黄金之地，在那里，人们会为了成堆的金子而神经衰竭。D. & B. 是一张漂亮的名片，但是不管怎样，当初毕竟是汉德林给了我机会。去吧，去吧！“感恩”和“忘恩负义”这两个词在事业领域是不被认可



的。金钱不能控制情感。我们并非慷慨、高尚抑或无私，而是好斗、精明且实力雄厚。正如一个爱挖苦人的朋友说的那样，“我们只会对分红感兴趣”！当我们为银行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工作。哪儿还有闲暇去干那些免费的、没有收益的活儿呢？我们得分秒必争！分秒必争，在银行的确如此。

在汉德林银行，令我反感的是他们会为了大客户的利益而不惜让小客户遭受致命的打击。我经常发现这种情况：遭受损失的总是最卑微的客户，而利润总属于最富有的客户。我并非虔诚的基督教徒，教义早被我抛之脑后，我都不太记得《登山宝训》^①中是怎么说的了——大概类似于“幸福的穷人……”之类。但是这种富人利益至上的做法令我非常愤慨。

一天上午，交易部经理让我替三个卑微的客户抛出1500万美元，这意味着我将使其危险系数增加14倍。这将导致5个点^②的小小波动，银行因为正常赢利会轻而易举从中脱身，但是客户却会因为差额保证金^③而破产。我表明了自己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译者注

② 兑换率的变动，相当于外汇值的0.0001%，交易员从中收取佣金。——原文注

③ 差额保证金：客户的证券价值与其名下投资量之间的差额。例如，价值100万美元的证券，交易员以1000万美元投于市场上（资金增值效果：10）。差额保证金的风险就是900万美元。——原文注

的反对立场，并要求出具解除委托证明。交易部经理草拟好之后转交给我。在履行完一切程序之后，我递交了辞呈。

我只剩下这样的反抗了。我拒绝他们故意伤害我的客户，这些客户曾经与我并肩作战，是他们给了我信心。

我“砰”地摔上门离去，走在路上，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往波尔多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要过去”，随后坐飞机来到梅里纳克。

在去昂泰尔诺斯角赌场大展拳脚之前，我看望了父母，和伙伴们一起打了棒球，然后我打电话给 D. & B. 银行，告诉他们我将接受聘请。很快，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航班。



我置身于这个全球人均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在这儿，所有的一切都表露出它的富裕：道路、港口、阿尔斯特湖、大银行、比比皆是的漂亮广告牌。因为小天才的名声，我成了团队的负责人，但在这个 23 人的团队中我却是最年轻的。我既坐阵前线，在办公室传达命令，又斡旋于后方，指挥交易运作。

我喜欢这种工作带来的压力。它看起来像电影中才有的画面或是小说中的文字，但它是真实的，也是美好的。我沉醉于市场中，这种狂热好似人们成功驾驶飞机起飞后的兴奋。

我对着交易大厅里的股票经纪人^①喊道：

“告诉我 25 美元 / 马克的价钱（其实是说，告诉我 2500 万美元 / 德国马克的价钱）。”

“好的……1.8245/1.8240（卖出价和买进价）。”

“哟，好的……行，1.8240！”

“好的，威廉，我确认一下：你以 1.8240 买进 25 美元 / 马克。”

“好的……最终成交价为 1.8190。”

“好的，1.8190，确认完毕。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我精通这一领域的语言和规则。我们训练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不为世俗所熟悉的阶层。能够理解我们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人们怎么可能明白“电缆”所指的是英镑—美元的汇兑平价^②，仅仅是因为 20 世纪初为了实现证券交易而在英格兰和美国之间铺设了电缆呢？而法国法郎，我们称之为“巴黎”，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会念“法郎”这个词，他们念出来会很奇怪！至于澳元—美元则称做“澳西”，新西兰元—美元称做“几维”，瑞士法郎称做“瑞西”。我们甚至有点种族主义倾向，因为不太喜欢亚洲

① 客户与市场的中间人，也称做经纪人。——原文注

② 汇兑平价，指各国货币的金平价的比例，亦即以一国本位货币每一单位所含的纯金量与他国货币每一单位所含纯金量的比率。——编者注

人，所以称之为“奶油大米”，或者“黄人”、“侵略者”。



刚开始那几天，我一直忙于新部门的筹办，以至于都没有时间去银行开户。过了两天，我和两个刚刚抵达的交易员一起去对面的银行，银行的工作人员带我们见了茱塔·韦伯小姐。当我在她对面坐下的时候，一直对除了灰色之外的颜色都极不敏感的我，突然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灰色眼睛。我无法摆脱这目光，仿佛被闪电击中了一般，这对我而言极为少见。两个一起过来的交易员都是好色之徒，喜欢勾引女人却又有点笨拙，迟钝地向女人展开进攻，就像我们工作时所练习的那样。我则保持着沉默，被这个负责我们账户的女子的目光所征服。手续办理了近一个小时，我没有半句牢骚。我正对着她坐着，微笑着，我感到一种确信，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们将开始一段爱情；或者说，至少这是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到的，这双眼睛回答了我的沉默。我立即决定购置长期证券：没有盈亏平衡点，因为我确信会赚。凭直觉，我确信这一点。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我的心跳个不停。我没有和我的两个同伴提及这个灰色眼睛的女孩，他们正互相说着下流话。我们回到了交易部。他们向整个部门夸耀对面银行的超级女人，并打赌谁能最先泡到她。当看到“茱塔——银

行女郎”写在部门黑板上的时候，我非常生气，他们简直把她当成了追捕的猎物。我觉得受到了攻击，恨不得像对付流氓、性偏执狂那样扇这些小公鸡们几个耳光。我对他们的厚颜无耻和下流感到恶心，真想大声呵斥他们：“你们住口！上帝啊，她那么漂亮，我爱她！”但是关于这个银行女郎的下流笑话仍然继续着，就像我自己所做的那样，昨天还在说着有关约会女孩的下流话。

过了几天，茱塔陪同银行老板来参观我们的办公室。我看见她走进来，穿着一件灰色的长大衣，衬托得她的身材更显修长，灰色的眼睛也更加漂亮。她面带微笑地看着我。有人很是及时地擦去黑板上她的名字。她慢慢走到这群一声不吭、肮脏虚伪的交易员当中。

我得做点什么。不能每天日思夜想，却又不敢打电话；我该有所行动了。

几天之后，因为一项投资的事情，她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决定一起吃午餐，到时再具体讨论。午餐约在一家日本快餐厅；后来我们又约过一次，是在一家法国餐厅。我非常清楚自己和她在一起时的样子，简直就是一条追逐着猎物的大鲨鱼。我想是我的沉着冷静和毅力吸引了她；我身上有某些令她好奇之处，我早已料到：我的沉默和神秘。不过，在追逐猎物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保持缄默和耐心。迷惑猎物需要时间和方法。我会得到茱塔，不过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得谨慎——一个擅于应对任何不测风云的交易员所具备的谨慎。我可不想让她跑了，我要将所有的赌金聚集起来。她的脸蛋、声音、一举一动，她的一切都吸引着我。

她开始每天给我打一次电话……两次……十次……一切进展迅速，我们决定一起生活。

最初的几个月，我们俩的生活非常完美。我知道她爱我，崇拜我。她给我疯狂的生活带来了甜蜜。我则日益频繁地被派往纽约会见华尔街的客户，管理他们的资产。每次回来的时候，茱塔都会在那儿等我：亲切、娇俏又耐心，特别耐心。我想把她介绍给父母。于是，我将会面安排在伦敦的叔叔家里。我们和父母在叔叔家见了面。我把茱塔介绍给父母，一切非常顺利。

我很幸福。



然而，9月的一个寻常的上午，风平浪静的日子走到了尽头。那天，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起，茱塔哽咽着让我立即回去。我从扶手椅上跳起来，冲进电梯，直奔停车场，钻到车里，疾驰穿过城市，一路上直闯红灯。一打开房门，茱塔便扑过来瘫倒在我的怀里。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并且已经决定去堕胎。我不太清楚该说些什么，只是看着她满是泪水的灰色眼睛，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



我们的小小幸福突然间被打断了，我还天真地以为它会永远牢不可破呢。到现在为止，我一切都很成功，在短短几年里就得到了我所梦想的一切，而这个在银行里邂逅的漂亮女子也成了我真正的爱人。一生的爱人？我讨厌任何意外闯入我的生活，讨厌任何麻烦扰乱我的计划，阻扰我的幸福。茱塔不同于其他人，她不是一个轻率任性的人，而是一个完美的爱人。

我心神不宁地回到办公室。做交易员以来，我头一次无心于工作，瞬间损失了几千万美元。其他事情干扰了我的赚钱机器，机器出了毛病。我扪心自问：难道爱和赚钱不能同时进行么？客户的资金总是没有耐心，苛刻而又专横，令我处于生活的边缘。我根本没有时间来面对茱塔的眼泪，而且我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怎样驱散她的伤痛。面对她的苦恼和恐惧，我手足无措。我痛恨自己不能安慰她，不能真诚地和她沟通；而在市场方面，我又损失惨重。



那天之后，我们彼此的魅力减少了。我终于明白在我的生活中有她的存在是多么的美妙。我爱茱塔，希望她只属于我一个人，但是我却会抛开她一连好几个星期跑去和客户一起赚钱。我希望茱塔完全属于我，可是茱塔，沉浸在孤独中的茱塔怎么样了？堕胎给她带来的疲倦和伤害，

她不敢和我言说，却流露在悲伤的眼神中。

不过，我竭尽所能向她表达我的爱。她永远也猜不出10月9日那天为了见到准备为我庆祝生日的她，我是多么机智地从波尔多赶到汉堡的。我知道她精心准备了晚会和让我惊喜的礼物，她一贯喜欢这样。我绝对不能错过这次重逢。一切按计划进行：见完客户后，我直奔机场——事先预定好的航班，只需在布鲁塞尔转机便可直飞汉堡。但是，巴黎的法国航空大罢工使得飞机起飞延迟了一个半小时！我肯定赶不上航班了。每当遇到急需解决的问题时，我的脑子就会飞快地运转起来，这次也不例外。必须找到解决方法，就像我每次和客户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推销金融产品的时候，他们反驳我的论据的时候，或是急需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我总能想出一些鬼点子。我从中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兴奋，如同创造了奇迹。坐在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上，我满脑子都想着莱塔，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夜晚不能和她一起度过。经历了艰难的几个星期之后，这次重逢是必要的，我必须和她在一起。突然，一个点子蹦了出来。我叫来空姐：

“小姐，我非常着急。我是一名医生，今天晚上要给汉堡的一个小男孩做心脏手术。您能帮我赶上航班吗？”

“好的，医生先生，我们立即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

她迅速走进工作室。我寻思着谎言是否会被揭穿。如



果他们要求核实我的职业那该怎么办呢？竟然会想到给患心脏病的小男孩做手术，多么糟糕的诡计啊！但这都是为了爱情。如果茱塔知道的话……

问题迎刃而解。飞机抵达布鲁塞尔的时候，一辆汽车开到跑道上，接我到飞往汉堡的飞机前，还有两辆机场的安全车为我们开道。

“我们发布了有关您的消息，汉堡的航班将推迟起飞。”

空姐带着灿烂的笑容看着我，仿佛为自己参与了这场为营救一个年轻的生命与时间展开的竞赛而感到幸福。她俯身看着我说：

“患病的心脏拥有一切权利。”

我看着她，哑口无言，为自己的谎言和她的机灵感到羞愧。她无意中触及了我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准时赶赴与茱塔的心灵相会——她的心因为我的缺席也患了病。

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飞机迟到了一小会儿。茱塔在点满蜡烛、挂满水晶和礼物的公寓里为我准备了甜蜜的晚会。我们一起去电影院看了约翰·特拉沃塔的《油脂》，然后又去了一家阿卡迪亚餐厅吃晚餐。

当我告诉她我第二天就得去纽约的时候，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第七章

灼烧着我的烈焰

交易员应当像兽笼里的驯兽员那样时刻保持警惕，绝不松懈，必须时刻提防那些致命的爪子。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100-210974-29.1

李鴻章
海軍部籌辦

總、陳啟平、王、傅商、等、編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80年7月第1版



我需要再次呼吸波尔多的空气。一到梅里纳克，生活的甜蜜就像温暖湿润的毛巾将我包裹起来。这就是家的气息。我找回了在加龙河岸散步的记忆，满怀喜悦地与漂亮女郎一起走在圣卡特琳娜街和勃尔特第若街上的兴奋，人们抑扬顿挫的口音，尤其是让我暂时摆脱生活压力的家。这里还有我永远都忘不了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和弗兰克，多亏了他们——从未变过的朋友——我才知道，无论发生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始终有一些人，我是为他们而存在的。

就在离开汉堡之前，我购买了一笔重要的证券，按美元一日元汇兑平价购买，折合1亿美元。但是，一个深夜，在波尔多，我猛地被直觉惊醒，我知道灾难降临了：有些日本银行将经历重要的财务破产管理，有些银行还可能接受可疑操作检查。可是，为了避免过早抛售，我买的还是长期债券，止损价也定得非常高。这下倒霉了，日元崩溃了。我简直无法入睡，待在房间里不停地打电话，带

着恐慌和焦虑坠入了地狱。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它一跌到底。唉，我挨了一生中最厉害的一记耳光：损失了7800万美元！第二天天一亮，我即刻赶到车站坐上快车，腋下夹着一堆报刊杂志——《先驱论坛报》、《金融时报》、《回声报》——满身疲倦地来到体育场和伙伴们打了会儿棒球。我需要发泄。

“威廉，不舒服吗？你脸色惨白！”

我带着惊慌，仿佛自言自语：

“你们知道吗？昨天夜里，我损失了7800万美元！”

在波尔多体育场，这个由世界另一端的银行诈骗引起的全球性危机对快乐的时光没有丝毫的影响。我看见他们歪着嘴放声大笑。或许我的伙伴们还以为我在骗他们呢。他们这辈子都没有赚到过这么大一笔钞票，哪怕是奖金丰厚的六合彩！

他们好像都没有认真看待我的问题，也没有看到其严重性。“这个威廉，他骗人呢！”前段时间，他们就嘲笑过我，因为我用手机，在当时来讲手机还是个新鲜事物。他们认为我是想向他们炫耀。我也没能说服他们，其实手机对我而言是与外界保持联系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一局我打得很糟糕，心里一直在想着要如何展开激烈的战斗，夺回损失的美元。不能让我的客户们陷于贫困之中，不然我的名声也会受到牵连。我决定立即赶回汉堡。



一到那儿，我立马冲进办公室，待在屏幕前。我已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夜以继日地斡旋于全球的各个市场中，一定要夺回失去的那笔钱。我向自己发出疯狂的挑战，绝不放弃！我将所有的客户召集过来，向他们解释，让他们安心。我坚持再赌一把。他们中有一个来自弗龙蒂尼昂的法国人，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一点儿都没有责怪我。



这次失败使我深深受挫。长久以来，我都太过自信。一切对我而言都非常成功，周围的人对我阿谀奉承，处处都需要我，可是现在我却要“断电”了！因为这次的损失，我开始厌恶自己。我得脚踏实地，之前的我太飘飘然，过于冒险。交易员应当像兽笼里的驯兽员那样时刻保持警惕，绝不松懈，必须时刻提防那些致命的爪子。这次，我就不幸被抓到了。

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扭转衰落趋势，在各个市场上操纵一切风险，不知疲倦，一刻不停。慢慢地，我开始有了些收益，但是，我必须不断鞭策自己，不能让自己松懈。我斡旋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市场间，希望能够抓住每一个出现在灾难边缘的机遇，冒着一切危险，最大限度地下赌注。在压力之下，我非常清醒，直觉达到了极致；我的反应几近完美，没有错过任何机会。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夺回了失去的 7800 万美元。我的荣誉和名声也保住了。

周围的交易员经常会发现我在屏幕前昏昏欲睡。我会让自己休息几分钟，小睡之后继续战斗。有一次，他们甚至和我开了个玩笑。我和以往一样穿着短袜。他们做得太过分了，拉响了 my 的屏幕警报。我惊跳起来，神情慌乱，狼狽万分！

收回所有损失的那天，我们办了一个晚会，我打开一大瓶香槟，将泡沫洒在交易部每个人的身上。我终于如释重负。



此刻我已经筋疲力尽，为了恢复健康，我决定去纽约看泰勒女士，她是一个休养专家兼心理医生。在华尔街的时候，有一次感觉筋疲力尽之后，我就曾拜访过她。她能够让我重拾信心。她教给我一种呼吸和放松的技巧，并给我一些建议帮助我随心所欲地入睡。她有一个很棒的诀窍让我练习：闭上眼睛，想象一个黑点在逐渐膨胀，同时深呼吸。

“威廉，不要用胸部呼吸，要用腹式呼吸。”

黑点逐渐侵吞了我的视野，我睡着了。

但是莱塔呢？她忍受着我的疲倦、苦恼和狂怒。我感

到自己对茱塔真诚的爱。每次出差风尘仆仆地回来与她重逢的幸福，支撑着我疯狂的生活。她就是我的岛屿。我们住在一间宽敞的公寓里，公寓的光线非常好。但是从她的不快中，我察觉出了自己的混乱：我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也从未花过心思整理家里的东西。所有这些细节，她都一丝不苟，而我却觉得毫无意义。我不可能摆脱工作而专注于此，我总是想着客户，想着交易，想着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不再属于自己。

那么我仍然属于茱塔么？我知道她很焦虑，因为我经常不在她身边。而且，我不规则的出现也开始令她不快。我爱她，但是她的烦躁不安令我伤心。对于那些令我厌倦的琐事，她总是过于谨慎。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么？

D. & B. 对我非常满意，迅速赚回那损失的 7800 万美元使我名声大振。因为我，汉堡法语国家部门的收益增长了 10 倍，银行每个月也多赚了 300 万美元。纽约的大老板打电话过来，建议我到巴塞罗那出任同一级别的职位。我回答说：我希望晋级，担任某一分行的头儿。他让我再耐心等待几个月。他们给了我这个新的机会，我无法拒绝。于是，我离开了茱塔的怀抱，开着一直陪伴我的小汽车离开了汉堡。我一口气穿过德国、法国，直至最后抵达巴黎。此刻，我已疲惫不堪，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旅途中，我无法停止对茱塔的思念，对她的爱折磨着我；在她和工

作之间，我感到左右为难。我疯狂地爱着她，但是我也同样热爱自己的工作——怎么形容呢？为工作而亡！这两把火灼烧着我。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来得太快，到处都是令我痛苦不堪的矛盾。我已经筋疲力尽。

汽车停在巴黎一处人行道旁，我在里面睡了好几个小时，随后继续出发前往巴塞罗那。一路上，这两年的生活——浮现在脑海中，两年仿佛十年那么久。我存了一笔钱，足够下半辈子无忧无虑地生活。父母也不知道我赚了多少钱。父亲工作非常辛苦，我真想给他准备一份大礼。我想起诺曼底正在出售的马场。我是在《居住》杂志上看到广告的：三百多万美元。我的钱只够买一个，还得奋斗。

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我的脑海里翻滚着千百种思绪。我经常担心老去，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波尔多的那帮伙伴们，他们常常惊愕地看着我。

我来到位于巴塞罗那狄亚格纳大街上的现代化办公楼。在这些交易员当中，有两个家伙我以前认识——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他们品行卑劣，心胸狭隘。我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见茱塔，我想的只有她。巴塞罗那对我而言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几乎带着敌意的城市。脑海中再次迅速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我自己干呢？我还非常年轻，并且了解这一行的所有东西。我看到了两点好处：可以自己选择住处，这样既能逃税，又能和茱塔在

一起。我打电话给 D. & B., 告诉他们我不喜欢巴塞罗那的办公环境, 而且也不想和这两个我深知其劣迹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工作。于是, 我宣布放弃, 并立即打电话给茱塔:

“我辞职了, 马上回来。”

“你疯了!”

“是的, 为爱而疯!”



我回到了汉堡。

我立即就着手工作。首先, 我得找一家银行以便为将来的客户开户; 同时, 也可以通过它来进行交易。凭借各种关系, 我找到一家卢森堡的银行。这家银行本身并不从事交易, 但是他们告诉我一家位于洛桑的分行, 我可以与它合作。他们让我联系一个叫莱特罗兹的家伙, 我立刻安排与他会面。第二天, 我和茱塔一起前往瑞士, 顺道先去施泰因拜访了她的父母。次日一早, 我趁着黎明赶往洛桑, 一路上浓雾弥漫, 行进缓慢, 我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猛踩油门的冲动。本来早该到达了。我不耐烦了, 无法忍受这种缓慢, 感到一股愚蠢的怒气冲着这大雾涌上来。雾气终于散去, 我立马踩足油门疾驰而去。

终于准时到达莱特罗兹家中, 他早就听说过我的名气。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便签订了一份委托书, 这样我就可以

代表他们银行为客户工作了。我高兴得心花怒放，真想扑上去搂住他。回去时，我带着二十来份空白的开户申请，欣喜地全速穿过日内瓦，甚至想从山峰上空飞越！突然，后面来了一辆车，一直按喇叭。我继续前进，那辆车继续跟着。我加速，但就在这时，一只狗穿过马路，我不得不减速。后面的车子超了上来，就像美国电影中的斯塔斯基和哈金森^①那样拦住了我。一个矮个子便衣警察下车朝我走过来：

“您知道您车速是多少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有人看见您好像在开赛车，便打电话告诉我们您的行踪。我是市政警察。您生病了还是怎么了？”

我和他大谈特谈我对瑞士现行的诉讼体系的看法，但随后，我冷静下来。还是得实际点，实际点想办法。于是，我告诉他我的身份和工作：“我是个交易员，刚刚签了一份完美的合同，现在正幸福地赶回家见女朋友。”

这个便衣警察崇拜地打量着我：

“啊！‘黄金男孩’……”

他立即向我打听证券所的最新消息，问我是否有什么内部消息。我告诉了他一条完全过时的信息。为了强调我

^① 美国电影《警界双雄》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并非故意超速，我还告诉他我的女朋友怀孕了。我厚颜无耻地欺骗这个五十来岁的家伙，他或许是一个善解人意的
好祖父。出于对我的证券消息的满意和对一个准爸爸的仁慈，这个家伙带着灿烂的笑容让我走了，连罚单都没开。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附 屬 中 學 教 育 學 系 教 育 學 專 業 學 生 入 學 考 試 題 目

商標註冊()：註冊商標，和商標一樣，但只限於在註冊的範圍內使用。

$$f(t) \in \mathcal{C}^1(\mathbb{R}^n) \quad \text{with} \quad \nabla f(t) \in \partial \mathcal{H}(t) \quad \text{for} \quad t \in \mathbb{R}^n, \quad (2.10)$$

从那时起，我正式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



第八章 公国的王子

摩纳哥车站。一个《天方夜谭》中的王子在那儿等我。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使——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那优雅、安详的面孔出现在我混乱的生活中。



我又和茱塔在一起了，但却过着两条轨迹的生活。

每天早晨，她去单位上班，我独自待在家里，公寓就是我的新办公室。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一直以来总是在“军团士兵”的嚎叫声中工作的我，从未感受过安静。在这座陌生的城堡里，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着我。晚上，当茱塔回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但是，从很多琐事中，我感到她对我老是待在公寓里感到厌倦。她把椅子重新放好，把被我随处丢弃的纸收起来扔进垃圾桶，把图书馆借的书收到一旁。我感到不知所措，备受打击。

那些天，我一直忙于打电话寻找客户，却只找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他的资金都不足 100 万美元。茱塔开始批评我，责备我终日无所事事，责备我放弃汉堡的职位，又辞掉巴塞罗那的工作。她想要的是井井有条和有安全感的工作，我的困境让她担忧。



我终于招揽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客户。他刚刚转卖了一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现在拥有1亿美元可供支配。他住在南锡附近。我在电话里向他描述了我能够为他做的事情，他似乎很感兴趣。我立即坐上最近的火车急不可待地赶去同他见面。

我的这位“富人”并没有住在豪华街区的私人酒店，而是住在一片又脏又乱的住宅群中一栋普通的小阁楼里。出租车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米奥索蒂斯街。看到眼前景象的时候，害怕搞错地方的我还特意核实了一下地址，我以为自己搞错了。一点儿都没错。我按了“杜巴尔”名字下面的门铃。确实是这儿。屋子旁边是一个修葺不善的小花园，两匹马在里面吃着草。一个女人给我开了门，是杜巴尔夫人，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在她身后的昏暗的走廊里，我看见一个身影坐在那里。她带着歉意说：“是我的残疾女儿。”

我走进一间宽敞的客厅，简直就是阿里巴巴的洞穴，一个完美的私人博物馆：墙上满是各种名画，保罗·塞尚、爱德华·马奈、克劳德·莫奈、劳尔·杜菲、乔治·布拉克、毕加索、尼古拉斯·德·斯塔尔……杜巴尔先生从扶手椅上起身和我握了握手。



“哦，是的，”他察觉到我的欣赏，带着不以为然的口吻说，“我非常喜欢绘画。”

这个男子中等个儿，灰色头发，一张再寻常不过的脸上留着一撮小胡子。我们面对面坐下。在他的目光里看不到生活的快乐，他好像被财富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经常发现富人身上的忧伤、焦虑，甚至是各种各样的苦恼，或许因为金钱的“天堂”让他们想到了另一面——地狱……

俗话说得好，“太多的金子让人无法入睡”。杜巴尔给我讲述了他卖掉公司之后所受到的骚扰。世界各地的银行纷纷给他打电话，由于时差的关系，日夜不断。每天早晨，信差都会送来沉甸甸的信件，全都是些毫无根据的投资计划书。这时，从厨房里传来受伤鸟儿的叫声，也有可能是她的残疾女儿。我都忘了那些名画的美丽。

“先生，我承认，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太可怕了，真是个长久的苦难！我的妻子已经受不了了。”

我说了些安慰的客套话。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思考着，最终委托给了我 200 万美元，这可是一个相当体面的委托。但是当我和他提及银行方面的人资费用的时候——很小的一笔数目，这个忧伤的灰头发的家伙猛地站起来，大发雷霆。人们不仅夜里吵醒他，而且还要抢夺他的财产。

我向他解释道：

“其实，先生，也就是 0.5%。”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他拒绝接受，惜金如命。我在他乱糟糟的住所耗费了两个多小时，志在必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知道他马上就要疲乏了。事实上，他最终屈从了，签订了一份开户单和经营委托书。我觉察到和这个忧虑不安的挑剔的家伙一起工作将会面临不少的困难。我的确没有猜错，我一回到家，杜巴尔就开始骚扰我了。他一天要给我打二十多次电话：

“喂，我在浴室听广播。今天上午美元怎么样？”

“喂，我在餐厅。德国马克走势不行吧？”

“喂，我在花园。你把日元怎么样了？”

“喂，我在车上。我现在还赚么？”

他折磨着我，让我痛苦不堪，饱受煎熬。我简直成了他对自己几个星期以来受到银行骚扰的报复对象，咬着我不放。可是另一方面，我还在帮他赚钱。我使他的资金增长了不下5%，但他还是不满意，在他看来，这不值一提，我必须继续努力。他在电话里发泄着恶魔般的愤怒，让我忍无可忍：

“停，杜巴尔先生！我把您的钱寄还给您。我不干了！”

这个家伙根本就不是投机家，而是——用交易员之间的话说——一个“安全主义者”。



我经历了很多周折，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条新的赚



钱线索，不过是条糟糕的线索。那是一个和西班牙人有往来的法国朗德人介绍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童话，是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有关的金钱故事。有钱人总是充满幻想，沉浸在糖浆之中！而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让他们上当的骗子则时刻盯着他们。他们邀请我负责调解有争议的业务。在马德里的一家大酒店，我见到了这个帅气的印度尼西亚人，他的身份是一个大富翁的代理人。他正在西方国家寻找一个银行家，为他做赢利担保，但不触及经济利益。据他所说，这笔钱有几亿美元。在长期的工作中，我非常清楚要提防中间人。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他递给我一份精美的文件，写满字母和保险条款。

“我不在乎这种一钱不值的文件。我要的是被代理人直接出现在我面前！”

我生气了，非常想痛扁眼前这个骗子。我敢肯定，他的这份文件是伪造的。

于是我什么也没谈就走了。可是被他的金钱故事所迷惑的客户们却不相信我——不吃亏他们是不会明白的。



几个星期以来，我的业务一直停滞不前，茱塔忧郁的眼神中流露出对这种状况的极度不满。我一定要尽快重整旗鼓。我每天打更多的电话，调动各种人脉关系。父亲帮

我联系了一个摩纳哥的房地产开发商，名叫让·马科奇，正在争取从事“金融”业。我给他打了电话，再一次向他讲述了我漫长的职业经历：汉德林银行、D. & B.、伦敦、哥本哈根、汉堡。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缓慢而稳重。这次和我打交道的是个通情达理的绅士，他表示对我非常感兴趣，并且希望见见我。

我途经波尔多时向父母和朋友问了好，顺路在图卢兹稍作停留，见了一个学生时代的英国女朋友。她见到我非常激动，我们一起喝酒吃饭，她陪了我整整一个下午逛商场买东西，最后还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去车站，一直跟着我来到站台，登上一刻钟之后就要开走的列车。她像一个荡妇那样扑到我的怀里，疯狂地亲吻我的嘴唇。我突然想起茱塔，猛地推开她，把她甩到过道中间。她气愤地走下列车，我看着她离去。一会儿，当列车向着蓝色海岸、向着公国驶去的时候，我像天使一样进入了梦乡。



摩纳哥车站。一个《天方夜谭》中的王子在那儿等我。他简直就是一个天使——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那优雅、安详的面孔出现在我混乱的生活中。他应该长我至少30岁。我跟着他一起坐上梅赛德斯V12——一辆庞大的四门轿车。我感到非常舒适，或许是因为刚刚经历了旅途的疲倦和铁



轨的撞击，终于迎来了平静。在这位完美的绅士旁边，我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他带我来到芳特维尔区的阿贝拉酒店，而他的办公室就在旁边，几步路的距离，每次我想见他的时候他都会在那儿等我。酒店房间的窗户外，巨大的白色轮船上停着架直升飞机。我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走进这位绅士——让·马科奇的办公室，一则广告立即吸引了我。四年前，在前往伦敦的飞机上，就是这则广告激发了我的梦想。就是那家海边酒店，当时，我曾挑衅地发誓总有一天要住在那儿。我打了个寒战：我接近目标了么？难道这是个暗示？还是说摩纳哥将成为我梦想的生活的极致？

让·马科奇听我讲述着我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想为自己的业务开拓金融市场。长久以来，他一直在寻找像我这样的交易员，但是太难了。“黄金男孩”们要享受高薪，便很难与他们所供职的银行脱离关系。自由的交易员是很少见的。对让·马科奇来说，我还有我成功的经历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这个男人安静地和我聊着，一边还在公寓的厨房里准备意大利面。他给我的感觉仿佛是一个相识已久、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我觉得很快便融入到他的家庭中。他的妻子六十来岁，热情而又娇弱，看上去有点像帕米拉·安德森；他的儿子雷米和我同龄，微胖，胡须邋邋，有点像

“猫王”，穿着牛仔裤、篮球鞋。我们一起在铺着大理石的餐厅用餐，露天阳台朝向大海。

“嘿，”让·马科奇对我说，“我建议您和我一起工作，咱们五五分成。”

他了解我在金融方面的能力，我也知道他会给我带来腰缠万贯的客户。我得迅速做出答复。如果与他合作，我就得住在摩纳哥。可是茱塔，她在汉堡怎么办呢？

我给自己一天的时候来思考。我沉醉在摩纳哥，四周一片繁盛：商店、汽车、酒店、餐厅。空气中弥漫着美元的味道。我在一个小时里看到的法拉利比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多得多。每天晚上，马科奇的儿子雷米邀请我去餐厅吃饭。他开着一辆华丽的梅赛德斯 500SL 跑车到酒店接我，旁边还坐着他的女朋友——一个浓妆艳抹的金发女郎，甚至有点媚俗，和经常在这儿出入的其他女孩一样。我们在拉尔沃托的一家餐厅与其他朋友会合。这家餐厅非常豪华，里面所有的女孩都很漂亮，个个穿得像公主一样，当然费用也是惊人的。

那天晚上，我玩得很尽兴，彻底发泄了一番。估计这帮朋友会把我当做一个好社交的外星人。

“嘿，威廉，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你这样发泄的。”

说话的人叫西尔维奥，经营一个咖啡品牌。派对后我去了他家。他崇拜地看着我，反复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



这样了不起的男生。我睡了会儿懒觉。这个所谓的崇拜者一会儿就不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后来才明白，在摩纳哥一切都是虚假的，就像某些金融市场一样多变，爱情或友谊当然也包括在内。

我在这儿遇到了一个以前在伦敦认识的交易员。他在欺骗银行而获得一大笔财富之后撤退到摩纳哥公国，现在和一些被辞退的优秀交易员一起在 Rocher 工作。他们一个人负责黄金，一个人负责原材料，一个人负责外汇，一个人负责股票和债券。他很能干，不过我不希望经常碰到他！我不能给让·马科奇惹麻烦。我向他许诺过要光明正大地赚钱。

我打电话给茱塔。

“加油！”她幸福地对我说。

“你来找我吧？我给你找工作。”

“好的！”

8. 2008年12月1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存入银行。该笔货款是乙公司2008年11月30日销售给甲公司的商品，售价为10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7000元。甲公司2008年12月1日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117000
贷：应收账款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2008年12月1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存入银行。该笔货款是乙公司2008年11月30日销售给甲公司的商品，售价为10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7000元。甲公司2008年12月1日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117000
贷：应收账款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2008年12月1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货款100000元，存入银行。该笔货款是乙公司2008年11月30日销售给甲公司的商品，售价为10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17000元。甲公司2008年12月1日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117000
贷：应收账款 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



第九章 金钱的各个面孔

我审视着这个金钱世界与生俱来的威胁，在这里，诱惑和便利的外表下隐藏着原始动物的凶残。

TRADING
22 AUGUST 2011

第 1 页
共 1 页

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公开市场数据，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



我回到汉堡找茱塔，口袋里揣着列有各家银行的名单，希望能够帮她找到一份工作。茱塔对安全感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她不停地询问我有关摩纳哥的情况，包括生活的质量、安全等等。我感到她忧虑重重。她总觉得摩纳哥的生活水平不会比德国好，我必须纠正她的误解。刚到摩纳哥的时候，高昂的房租令她大为震惊。后来她在佩里戈尔城堡找到一套公寓，租金是每个月 2300 美元。

很快，生意蜂拥而至。让·马科奇给我带来了一些重量级的客户，他们中有些人给我的委托甚至高达 100 万美元。多亏有这些新玩家，我每天可以支配 700 万美元斡旋于市场中。对我而言，一切进展非常顺利。在调动客户的资金进行投机的同时，我也很担忧怎样才能让他们安心。正是这种忧虑促使我想出了一个妙计，并可以借此来提高我的名声。可以这么说，我既提供黄油，又提供买黄油的钱。

我安排客户和卢森堡最大的保险公司签订传统的人寿保险，而不是在银行开户，或是按惯例签署经营委托书。

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客户可以得到一笔有保障的投资额度税，能使他们的资金在 12 年中翻一番。此外，这笔钱还可以免收益税和遗产税。

这项人寿保险一经签订，银行就会以客户的名义来兑付合同，也就是说，银行将收回合同，这样客户便可以支配占保险最初额度 80% 的信贷。设立此类信贷的最低额度是 100 万美元。其中的 80%（也就是 80 万美元）会立即转入客户的账户。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得到了经营委托，加上 20 次的资金增值投机，也就是说我可以对投入的资金进行 20 次投机，不限时间，哪怕同一天进行很多次也可以。我的上限是每天 1 亿美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24 小时内，因为在交易所的世界里是没有昼夜之分的。

这种模式令人称绝。客户们看到保险合同中签订的那笔数目的资金从兑换市场中获取利润，而且只需投资 100 万便可以从 1600 万的总额中收益。而且，在兑换过程中，银行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它们不但掌握保险合同，控制交易员，同时还收取手续费——5 个点差（兑换交易量的 0.0005%），不是保险额，而是交易量。至于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份额。开户时转账到瑞士的可流通资金的 1% ~ 2%，外加 4 个点差（即日兑换量的 0.0004%），别忘了还有客户每个季度末的收益分红（10% ~ 15%）。在外行人的眼里，这 0.0004% 或许很低，但倘若乘上 1000 万，那结果可是相当可观的。



我的模式被银行采纳的那天，我和茱塔叫上朋友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派对，香槟及晚餐的费用花了 8000 美元。吃喝玩乐的个性让我需要这种发泄，我喜欢踩足油门，沉醉在各种各样的疯狂中，抵不住极限的诱惑。就在我们纵情狂欢的时候，一个叫尼克的年轻人正在和一个哥本哈根的交易员联系。尼克视力很弱，带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就像瓶底那么厚。不过他是最优秀的电话推销员。直到有一天，他害得一个关系最好的客户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那客户以离开相要挟。尼克必须努力赚回那笔钱，那客户的确是一条不容错过的大鱼。我看见尼克还站在办公室，大声询问其他交易员美元一日元的汇兑平价，以此来打消客户对他的疑虑。这简直是一片疯狂的场景，所有的交易员都投入到他的赌注中，他们放肆地叫嚷着虚构的惊人的运行，简直是信口雌黄！客户听到这些叫喊，真的以为自己的投资正处于疯狂上升的阶段，于是继续让尼克负责交易，并又转入 200 万美元。赌博成功后，尼克和我在地下酒吧喝得烂醉如泥。我拿起酒瓶站在那儿，尼克却倒下了，有人赶紧把他送往医院，而就在这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他的女朋友刚到机场。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夜。第二天，我傻乎乎地损失了 500 多万美元，这回轮到我疯狂战斗了，一定得夺回失去的那笔钱。



和所有交易员一样，我身上带有某种稚气。生活于我们而言一点都不艰难，我们是上帝的宠儿。对我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任何心血来潮的想法都能实现。只要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们都会付诸实施。我们既是顽童又是国王！举个例子，一个经常从摩纳哥载我到尼斯转机的直升机驾驶员知道我喜欢恶作剧，一天，在送一批再严谨不过的日本商人的时候，他让我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然后开始一系列的操作，上升、下降、侧飞。背后传来乘客的尖叫，他们像行李一样被搅得前仰后翻。我的驾驶员朋友则冷漠地告诉他们前方遇到了一股干扰气流！

借助于我的担保体系，我大大赚了一笔。现在我有十来个客户。每天上午，我都会带着一笔数目惊人的资金投身到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市场中，为这些有钱人的巨资保驾护航。我的客户中有一个荷兰人，62岁，因为设计了一个软件而暴富，该软件打败了俄罗斯最优秀的对弈高手。一家计算机公司购买了他的发明，从而为他搭建了通往财富的桥梁。他与合伙人共同分享百亿美元的财源。随后，他与妻子一起定居摩纳哥。他的妻子是个商人的女儿，金黄色的头发，身材有些肥胖，就像荷兰的一种球形奶酪。生活对他而言近乎完美，而且他的身体也非常健壮。一切



都太完美了！他有一个年轻漂亮的亚洲女佣，一天和女佣小睡了一会儿后，他太过疲倦，结果脑部发病，以致半身不遂。从此，我的这个有钱人就只能算是半个人了。他拄着两根拐杖艰难地走路，再也无法说话，确切地说他只能乱喊乱叫。我经常看到他遛狗——狗是唯一还可以和他交流的活物。即使再富有，这样的生活与地狱无异。他所能做的唯有满足自己的一些冲动而已，这成了他唯一的快乐。

他在摩纳哥买了一套公寓，据说是全球最昂贵的公寓——花了4500万美元；另外他还花了800万美元用于装修，其中一个粉色的圆形大理石浴缸是在意大利卡拉拉订购的。为了搬运这个重达两吨半的庞然大物，特意在屋顶上凿了一个洞，并租用了一架强力直升机将浴缸从洞口处放下去。这套公寓位于一栋大楼的顶楼，面积有1800平方米；设施齐全，游泳池，配有人体温度感应设备的自动门，应有尽有。但是，装修的品味都极其糟糕：镀金的纸片、彼得潘风格的饰品、过度装饰的家具、华丽的首饰、令人恶心的荧光色彩。这个荷兰人的妻子亲自监督装修，她甚至让人在朝盥洗室开启的门上画了一个Bonux洗衣粉的盒子。主卧有300平方米，更衣室180平方米。公寓配有最矫揉造作的电子系统，还有一套立体声音响设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套公寓实际上从未住过人，它的主人更喜欢住在别处。亿万富翁的生活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或许是世上最愚蠢的。

✚ ✚ ✚

我每个月差不多赚 6 万 ~ 7 万美元。我的经营非常谨慎，而积蓄也用来购买金融产品和人寿保险。既疯狂又理智：这就是我，完整的我！我想做的是尽快攒到足够的钱为父亲买一个马场，在那儿我可以幸福地生活，远离美元的操纵。

在这座完全为富人的快乐而造就的城市里，我希望可以把握机会，首先拾起四年前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立下的挑战——居住在海边酒店。我在那儿租了一套 200 平方米的公寓，月租 7800 美元，还不算每年 2600 美元的电费，外加约 39000 美元的电话费。这里有 14 条电话线直接连接我的客户以及我用的交易员：这些交易员分布在世界各大证券场所，包括苏黎世、伦敦、法兰克福、纽约、东京、新加坡。这里是我的指挥室，线路、电子信号灯、刻度盘、键盘、扩音器一应俱全，我的办公室就像波音飞机的仪表板。我非常喜欢，因为在这儿我感到自己是万能的，指挥着那些隐形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行家的力量。

这栋大楼里住的都是明星：罗杰·摩尔、克劳蒂亚·雪佛、F1 赛车手。停车场里都是法拉利。生活万岁！



我也像有钱人一样任性。可以给自己任何想要的东西，这是多么惬意的享受：公寓、汽车、稀世珍品、旅游，无论什么！有一天，我决定充实一下自己的衣橱，于是前往尼斯。由于非摩纳哥人没有权利在摩纳哥的银行开户，我便在我的银行在此地的支行取好现金。如果在税务机关登记过，使用支票或信用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自从成为交易员之后，就从未向税务机关申报过任何收入。于是我带着 13000 美元动身。我一走进商店，就叫来销售经理：

“我想安静点，有一笔大生意等着你们呢。”

我表现得像一个阔佬，希望一切为我独有，所有的人都为我一个人服务。他们立即拉下窗帘，全部人员听我差遣。一个比我年长的销售员走了过来：

“您是‘黄金男孩’吧？我非常敬仰您的职业。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工作。我也非常想干这一行。”

他非常热情，睁大眼睛盯着我，像看着仁慈的上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递给他：

“嗯，收好，你现在是我的银行家。不过如果你当交易员的话，一定比我干得好。”

他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接着便开始试衣：10 套西服，30 件衬衫。然后，我踏

上了返回摩纳哥的行程。

我觉得自己就是国王。我还想给茱塔买一件漂亮的首饰，于是打电话给一个在安哥拉的钻石经销商，他是个比利时人。“我想要一件价值 7500~10000 美元的首饰。”他卖给我一件漂亮的钻石首饰，8000 美元。几个月后，我把首饰送去鉴定——价值 15000 美元。我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精通买卖之道，赢得了一切！我确信这个秘密一直缠绕着我。



它萦绕在我的生活周围。当我应老东家汉德林银行的要求前往伦敦的时候，我还在想着它。我和汉德林银行保持着一些协定。这次我要去伦敦见一个迪拜的阿拉伯人，和他一起处理一些事务。他急切盼望我的到来，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刚走进会议室，就看到诉讼经理、外汇主任和一个年轻的交易员早已坐在那儿。看到他们低落的神情，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相当严峻。这个年轻的交易员一定是让阿拉伯人损失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金钱。他的脸都变了样，双手搭在桌子上，紧张地抽搐着。阿拉伯人身后跟着一群人，或者说应该说是个特遣队，而非业务人员小组。他的周围簇拥着 3 个律师、5 个贴身保镖，全都穿着运动上衣、灰色

裤子，戴着太阳镜。办公室里的英国人站起来向他们的客人致意，而后者一声不吭，只是把手提箱放在桌上，然后坐下。其中一个律师说：

“哪位是威廉·于威尔先生？”

“我是。”

“请您坐到这边来！”

诉讼经理讲了一些欢迎的话，在这种冷漠的氛围下显得有些可笑。为了缓解这糟糕的气氛，年轻的交易员自以为是地补充了两句，吞吞吐吐地说：

“我是市场的牺牲者。我欠缺挥发性。”

最后一个词激怒了阿拉伯人。

“欠缺挥发性？那被挥发了的 1000 万美元呢？”

他双眼紧盯着交易员，用食指指着，一字一顿地说：

“你，下次再这样和我说话，我就用睾丸把你顶到这个办公室的墙上。像你这样的东西，只能和我的律师说话！”

尴尬的气氛中好似被插进了一刀。交易员缩成一团，瘫在椅子上，我都担心他会钻到桌子下面去。诉讼经理不知所措地看着自己搭在桌沿的双手。一个律师问我：

“有什么解决方法？”

他补充说他的委托人准备取回委托给银行的 2.4 亿美元，转由我来管理。诉讼经理不安地看着我。如果阿拉伯人将这笔数目惊人的资金委托给我的话，我下半辈子就是

有钱人啦，但是银行会因此憎恶我。只要我为客户进行证券投机，它就会寻找一切机会来捣乱。比如，它会号召全球所有的交易员与我作对。这一切迅速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我并不建议您脱离这家银行，但是您可以将另一些资金委托给我管理。”

阿拉伯人最终同意将 700 万美元委托给我。

这次会议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常能干。阿拉伯富豪希望选择我而非汉德林银行这件事让我飘飘然，幸好尚有清醒的意识支撑着我，恰到好处的距离使我能够保持敏锐的视力。

我回到摩纳哥，开始为我的阿拉伯客户进行交易。老实说交易并不公正，在伦敦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家伙虽然富有但粗暴专制，为了钱会杀人。我有点怕他，很快便放弃了他。



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了金钱本身的力量，一种无法想象的火一般的力量。而我之前根本未曾意识到，因为对我而言，赚钱只不过是享受生活的手段、获取自由和独立的钥匙。但是对这个阿拉伯人来说，金钱就是不顾一切去战斗的源泉。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通人所不了解的世界里。



我审视着这个金钱世界与生俱来的威胁，在这里，诱惑和便利的外表下隐藏着原始动物的凶残。到处都是美女、汽车、酒店、豪华旅馆、游艇，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一部巨大的机器带着其领主、智慧、计策、法则、经纪人和执行员，秘密地操纵着这个世界。无论谁试图扰乱其运行，都将面临致命的危险！

然而，这个世界却吸引了无数梦想着融入其中的人。他们身处这个世界的外缘，透过边界遥望着里面，寻找着进来的方法。而金钱世界中形形色色的骗子、流氓、引诱者也正伺机愚弄他们的天真和单纯。现在，我的名声以及我所从事的交易业务的重要性使我成了这部机器的一个搬运工。但是我得保持冷静的头脑，提防自己一不小心投入过多的自我，以免粉身碎骨。



说真的，我对这个叫保尔的人一点都不信任。我们只是很偶然地在一家餐厅碰到。他认识我，朝我走过来，赞扬我“黄金男孩”的名声，还说有一些神秘的客户要介绍给我。我应该去他的住处么？

他住在埃弗小镇上一座加利福尼亚风格的别墅，鲜花盛开的花园中央设有柱廊和泳池，保尔在那儿迎接我。他六十来岁，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留着点胡须。我刚在泳

池边的躺椅上坐下，他就通知我说曾经和我提及的客人到了。我并不想这么快就见他们，我希望先多了解一些有关他们的信息。这种仓促让我有所警觉。他却让我放心，声称只涉及最初步的合同。

过了一会儿，传来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很快，飞机降落在草坪上，三个东方人走了下来，看样子像是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往来的商人。他们要找一个专业、能干的人来管理他们的资金，将本图利。

他们的问题是这样的：他们三人共同拥有科威特银行的一些旧科威特第纳尔货币账户，现在他们想将 5000 万旧科威特第纳尔货币转入一家英国银行作担保，而英国银行将签发一份信用函。在听他们讲述的过程中，我寻思着这笔外汇是否仍然可以交易。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科威特在证券所早就名声扫地，大家认为这个国家太不稳定。

“问题在于，”我说，“我觉得，任何一个西方银行都不会考虑科威特货币。科威特早就没有任何偿付能力。”

我看到这三个人脸色变得苍白，面面相觑。他们的面孔变得僵硬。

“但是，保尔向我们保证……”

“你们听着，我现在就给纽约打电话，再确认一下我刚刚和你们说的内容。”

电话线那端的交易员肯定了我的判断，旧科威特第纳



尔货币根本就一钱不值。

我看着他们：“我无能为力。”

他们的眼睛里闪过凶恶的目光。突然，他们变得异常激动，转向保尔，责备他欺骗他们，说只要有我在一切皆有可能，但是现在我却无法做出任何担保。他们觉得被愚弄了，我感觉他们肯定要杀了我。我赶紧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歉意，仓皇而逃。

后来，我和保尔一起吃过一次饭。这个家伙时常给我介绍一些相貌凶恶的人，对于他我似乎总也摸不透。他肯定地告诉我这些人都属于跨国公司的智囊团，但是我更愿意把他们想象成恐怖电影演员。我认为他用一些绝妙的项目诱骗他们，试图麻痹这些凶恶的家伙；而他们委托给他的钱，肯定也早被他大把挥霍掉了。我总是看到他和一些衣着奢华的女孩开着豪华轿车飞驰而过。

那次吃饭的时候，我一直想着这些问题。他却讲述着不可思议的故事来诱惑我。他说一个跨国公司曾经将5亿美元委托给他投机MTN（中期票据）——一些大银行发行的，10年内7.5%的担保率，以使资金翻倍。我很了解他想让我使用的这些票据，因为我曾经是注册交易员^①，而且是大银行的注册交易员，专门通过银行产品的买卖使投资项

① 指负责大型项目投资的专业注册交易员。——原文注

目升值，而利润可达每年 500%。他和我谈了很久有关这种升值，当然这也是全世界的经纪人所追求的：进入到这个所谓的 roll program^②领域中，对他们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跨越了人间通往天堂之门。

我一言不发。保尔焦急地看着我。

“我 24 小时待命，随时准备为客户们提供建议。”

我觉察出他的声嘶力竭，很快他就会降低筹码。

第二天，我得知他因心脏病突发死于埃弗的豪宅中。我立刻想到有些非常奏效的药水专门用于导致心脏病突发。

② 某些经纪人错误使用的一个词，用来指银行产品的买卖项目。——原文注



第十章 我的华尔街传奇

从我到达的那一刻起，每天上午，我都觉得自己进入到一片磁场中，所有的激情都被调动起来。

Les Aventures du
TRAVERSEUR

第十卷 在群岛中航行

图说第一卷：群岛中的航行，第二卷：群岛中的航行，第三卷：群岛中的航行，第四卷：群岛中的航行，第五卷：群岛中的航行，第六卷：群岛中的航行，第七卷：群岛中的航行，第八卷：群岛中的航行，第九卷：群岛中的航行，第十卷：群岛中的航行

——连好几个月，我都在摩纳哥和纽约之间奔波，这更加扰乱了我和茱塔的生活。她越来越无法忍受我不在她身边，以及那些打乱我们计划的意料之外的事情。她不再信赖我。

“你为了美元去纽约，而不是为了我！”

我忍受着这样的见面，却无力改变生活。我被疯狂的交易牵引着，被客户束缚着，有时候还受他们支配。我的名声又惹来一些新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地接受咨询。我被卷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轮回之中。

有一个纽约客户将资金委托给本市的一家银行管理，因此，美国方面的业务不断加速。他的经理人邀请我到格林威治村的公寓用餐，并同他的老板见面。和这个家伙一起会有很大一笔钱可赚。但这意味着我每个月都得去一次纽约，到华尔街工作。

可是该怎么和茱塔说呢？



华尔街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纽约证券交易所并非一座巨大的金钱之殿，其外表恐怕会让人失望。这座英式风格的古老建筑面朝一条很窄的街道，没有一丝宏伟之处。但是，一走进大理石地面的大厅，一种激动、强度、压力马上揪住了我，我知道自己走进了美元的宫殿：到处都是保安，百来个拿着手机、手提箱，全副武装的年轻人迈着迷惘的脚步在大厅里来回穿梭。

在纽约的日子里，我一刻不停地工作。在客户借给我的第五大道的一间公寓里，我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我和另一个交易员一起管理资金：他负责投机性较小的证券，即债券，SICAV；我因为热爱且精于外汇一道，故而负责外汇。我们各自以自己的名义工作。我的名字很快广泛流传：那个叫威廉的法国人，干得太棒了。很快，我感到随心所欲并决定展开猛烈的进攻——每天1亿美元。我经常想起那些日子，每天都在一种如电流般强烈的氛围中度过。操作员比任何地方的都多，而且大多是年轻人，不过也算是当地特色吧。这儿也有大量年长的交易员，非常专业也非常重实效。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比这里更狂热的地方。从我到达的那一刻起，每天上午，我都觉得自己进入到一片磁场中，



所有的激情都被调动起来。压力那么大，我不得不随时留意那些红眼睛交易员，他们个个汗流浹背、近乎昏厥。他们让人印象深刻，一个个好像刚在拳击场遭受了拳打脚踢。

一天，我因为有些头痛去了诊所。我正看着药剂溶化在水里时，进来一个看上去非常可怜的家伙——吊带裤的一条肩带从肩上掉下来吊在髋部，两眼带着黑眼圈，又流汗又打颤，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护士扶他在一张床边坐下，随即走向刚刚打开的柜子，柜子里面，放着一些装满水状透明液体的小瓶子。护士取出其中一个小瓶，拿起一支注射器，抽出液体，注射到这个年轻人的上臂。他的眼睛重新恢复了光泽，人也好像立即恢复了正常。太神奇了！护士给他注射了什么？某种神奇的药物，还是毒品？在柜子旁边，有块板上写着华尔街各家银行的名字。我看到护士在一个英国机构的名字下画了个叉。原来这个年轻人就是这家机构的。

这些面色惨白、目光焦虑的年轻人让我印象深刻。他们一个个就像精神失常的狗。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根本无法理解这些同行们的感受。在这里，天才肯定很快被耗尽，华尔街工厂消耗了许多人，客户施加在美国资本主义心脏上的压力是疯狂的。每天中午，当交易员们全速向楼梯跑去的时候，简直就是蚂蚁特遣队沿着道路接二连三地出动，目光呆滞而茫然。一切看上去都极度疯狂。



一些年轻交易员让我给他们培训，他们把我当做半个神。但我不得不怀疑他们对我的尊敬，在这个世界，为了成功，任何罪恶的行径都是被允许的。

一天，我购买了美元兑德国马克的证券。关键是出手得快，因为我已经得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将宣布利率增长 1/4 个点。我决定买进 2500 万美元，并在市场大厅执行了这一指令。我看到我的平价在增长，相似的操作也不断增多。我这才注意到那些年轻交易员——我的“新兵”们——在屏幕前激动不已，我先是非常惊讶，而后又非常困惑。接着我顿然领悟：他们在抄袭我的操作。我很愤慨，拿起手提电话，走进洗手间，关上门，给交易大厅里我的交易员打电话：

“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所有我给你的命令，你要按照绝对相反的意思来操作。”

“可是，威廉，你疯了？吸毒了还是怎么了？”

“没有，我非常清醒！明白了吗？如果我说买美元，你马上卖了。OK？”

“OK！”

我回到岗位，站在办公桌旁，拿起电话大声说以 1.9050 买进美元。这帮年轻交易员个个惊慌失措，因为他



们不明白了：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卖美元，我却要买进。游戏持续了5分钟，我才让它平静下来。美元跳水了。一个“新兵”朝我走过来：

“怎么回事？我们听到你买美元，可是它却跌了？”

我带着讽刺地看着他：

“可能是我的口音让你听错了吧！”

他盯着我，脸色惨白。他明白了我的计谋。他们的钱包全完了。我惩罚了这些抄袭者。

自从我建立了自己的半神性之后，在这些新手看来，我就成了一个传奇。可是他们总想亵渎我的神性。但是，对他们而言，我是无法模仿的。

他们频繁地过来窥视我：

“嘿，你有什么秘诀？”

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的方式令我惊愕。我有种感觉，仿佛在他们眼里，我就是掌握着某种特殊力量的精神领袖。我首先回答说：我努力地工作，我现在有一个大客户，我有直觉，并且疯狂地热爱这份工作。但他们还是安静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还在等待一个更具震撼力的回答。我思考了一会：不，我不能说，我得保持姿态，让他们崇拜我。

“我的秘密？很简单，你们听好了：‘做最棒的，让别的去死吧！’”

做最棒的，让别的去死吧……许久，他们待在那儿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努力揣摩这句既平庸又无耻的格言的深层含义。终于有个人打破沉寂，奉承地叫道：“太有才了！”

后来，崇拜者们在我的办公室前挂了块板，刻上了这句经典的格言：“做最棒的，让别的去死吧！”



我的美国客户非常高兴，因为他在6个月里赚到了50%的利润。他为我 and 另一个交易员彼得提供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在广袤的委内瑞拉阿鲁巴岛度假。一同游玩的还有五十来个他的朋友。生活太美妙了。我们有专机，在凯悦酒店专门订下两层；每人每天会收到1万美元的经费，每两人可支配一辆很有个性的汽车。我和彼得为了向大家证明我们并非同性恋，特意要了各自的房间和汽车。

在这座专属美国有钱人度假的岛屿上溜达闲逛，日子过得非常悠闲。我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打牌。我经常和一个扑克高手一起，他曾经听人说起过我们。

“我要把你们介绍给上帝，”他对我们说。

“我们可不想死。上帝，还是晚些时候再见吧！”

“我和你们说的上帝是人间的上帝，一个生活在纽约的匈牙利人。”



他拿起手提电话，按下一串号码：

“乔治，你好。我是马丁。我面前有两个金融界的小天才。或许他们能帮你处理一些事务。”

我猜电话那边的人同意他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他挂上了电话。

“告诉我们他的名字！”

他把电话号码写在纸巾上。

“他的名字？”

我看到一个名字出现在他的笔下：索罗斯。

我和彼得互相看着。

“您在开玩笑吧！”

“绝非玩笑，”这个扑克玩家反驳道，“他等你们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夜幕降临小岛，扑克玩家建议我们逛一会儿。“我能在手上写下他的名字——你们生命中的幸运使者。”他先把名字写在纸巾上，随后用火柴点燃。当纸巾完全成为灰烬的时候，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抓起一小撮灰烬，抹在手背上，随即现出一串字母：SOROS。

我先是惊呆了，不过很快发现了他的诡计：刚才出去之前，我们这位扑克玩家用牙签蘸着甜酒在手背上写下了那个金融家的名字，所以当他抹上灰烬的时候，名字便显现出来了。



我所经历的生活，还有那些突然降临在我身上的事情，可以说不可思议。不过当我们身处富人中的时候，我们很快习惯了这些惊奇。我无法相信见到这个传奇人物竟然如此简单，他可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最著名的投机商，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慈善家。就是他，在某一天厚颜无耻地声称自己“会改变历史的发展”。他，这个逃出来的匈牙利移民，1947年逃往英格兰，靠啃剩面包、做临时工维持生存，在抵达美国之前的10年间经历了贫苦人的艰辛。在我的书架的某个角落里有本书，刊登了他年轻时的照片——他站在甲板上，船驶向改变其命运的美国，风吹起他的头发，相当浪漫。他立志赚大笔的钱。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我就想到过他。

关于他的生活，我了如指掌，包括他和安娜莉斯·威特斯查克的婚姻。他们在长岛相识，生养了3个孩子。17年后，当他们离婚的时候，这个匈牙利人已经成了华尔街的头号人物和投机商，往返于伦敦和纽约之间，赚钱无数。他是个杰出的欧洲证券行家，从参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共同市场开始发家。古老的欧洲大陆的股票对于美国人来说是神秘的。索罗斯推动了美国银行投资德国各大保险集团以及欧洲企业。随后，他又开始投资美国证券，



并于1965年创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基金——雄鹰基金，又于1966年成立了双鹰基金，著名的量子基金的前身。索罗斯撷取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将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因为索罗斯不仅想成为金融家，他还自称是数学家、哲学家，甚至还写了几本书。不过最让我震撼的是，他总能在与主流观点相反的行情下掘金。他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情报，特别是对世界上的重大政治和经济事件了如指掌。由于精通地理、政治学等投机必不可少的知识，他总是料事如神。

在一部名为《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的书中，他谈到在这个艰难的年代，天才“黄金男孩”们都对自己提出了生存和拥有的问题。索罗斯思考着什么最重要，是将他完全调动起来的基金还是他自己？一天在曼哈顿散步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可怕的归宿：“我将在拼命赚钱的时候死去。”

索罗斯的这句经典名言总是令我心神不宁。他是我的精神领袖、一个卓越的理论家，带有形而上学的思维，总是在市场的风浪中搏击。

我一回到纽约，就给他打电话，索罗斯亲自接听了电话。他清楚地记得他的朋友马丁对他说的话；他要了我办公室的地址。阳光灿烂的一天，他一个人过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参观者。这位矮个子男子六十来岁，一点也不引人注

目，没带随从也没带保镖。他坐在我们对面，露出天使般的笑容，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说过来和我们见面或许毫无意义，因为有关他的事情，报纸上都已经刊登，并且还将继续报道。事实上，他正在寻找两名交易员帮他管理资金。他请我们和他的“右膀”——投机基金运作负责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联系。

索罗斯悄悄地走了，我之后再也没见过这个上帝。我也没能和他的“右膀”进行业务往来，因为他交付给我们的委托不足，更主要是因为那些过于严厉的专营条款。不过，我出席了量子基金的一些汇报会。他们的策略非常简单：“做最棒的！”他们视其他人不存在，应当消失，就像电动游戏中那样被摧毁。我想象着这个基金中隐藏的力量——该基金将 12 亿美元投入撒切尔夫人的英镑，并在整个东欧发行基金，为了最终改变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曾经让童年的索罗斯背井离乡的命运。



第十一章

通向美国中情局之门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以说我将从事金融工程，而不再是金融市场上一个小小的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在我看来，这个美国联络员的建议是一条辉煌的大道。

Les Aventures du
TRADEUR

卷一 十册 U.S. 金融市场中美国版

全书共分十册，第一册为总论，第二至第十册为分论。全书共分十卷，第一卷为总论，第二至第十卷为分论。全书共分十卷，第一卷为总论，第二至第十卷为分论。全书共分十卷，第一卷为总论，第二至第十卷为分论。



我已经不确定自己究竟属于哪个世界。我总是觉得无所适从、生活混乱、四分五裂、缺乏规律，一会儿从波尔多到摩纳哥，一会儿又从摩纳哥到伦敦和纽约，再回到摩纳哥见茱塔，然后又南下波尔多看望父母，顺便会会老朋友克里斯蒂昂和弗朗克，随即又奔赴华尔街，与索罗斯之类的全球最了不起的投机商会面，他们是全球的富翁中最富有的富翁。这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外表魅力四射，拥有神奇的力量、无限的欲望和无穷的权力。而我应当属于哪个层次？威廉，当你坐上飞机飞往欧洲的时候，你是谁？你要去见茱塔，你机械的生活是那么需要和茱塔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在此期间，茱塔怎么样了呢？她那么爱你，却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变得越来越悲伤。你能在茱塔和金钱之间作出选择么？

你马上就会看到你给自己买的宝马 M3 超级敞篷汽车，你甚至已经决定为它注册 N888 牌照，以纪念伟大的交易员尼克·里森的账户 88888。尼克在害得其庄家巴林银

行——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赌本输光之前一直表现得机智过人。

随后……随后，我将和索罗斯一样，在拼命赚更多的钱的时候死去。赚更多的钱，用来干吗呢？我想起老朋友弗朗克的想法。我曾经邀请他来摩纳哥，并为他支付了机票费用，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我开着拉风的汽车到尼斯机场接他；他坐在车里，赞赏地抚摸着皮制座椅、仪表盘和所有的按钮，轻声地吹起了口哨。周末，我为他举办了欢迎派对，让他坐直升机接受空气的洗礼，带他光顾最昂贵的餐厅，花了1万美元哄他开心。他还到我的办公室，看看我是怎么工作的。临走的时候他对我说：

“嘿，我觉得你的精神有点失常。”

的确如此，由于一直以来受到金钱的毒诱，不假思索地按照市场的速度生活，我早已变得精神错乱：赚钱的时候就生活在真实之中，亏损的时候则生活在荒谬之中。但是我该以怎样的状态去见茱塔呢？对我而言，她还是最重要的么？我不敢回答，我一直在回避。我带她登上我和一个朋友共有的“猫鼬 80”开放式游艇去兜风，游艇全长 27 米，43 节，配有沙龙、豪华房间、三个船员和一个驾驶员。我想起第一次出海的情形，那是一个月前，我在丰维耶港口加油站花了 20 分钟才把油箱加满。加油员非常高兴，他可赚了。我为碳氢燃料支付了 4000 美元。从圣特鲁佩斯回

来的时候，又花了同样的钱。富人的生活可真昂贵！

✦ ✦ ✦

纽约—摩纳哥，摩纳哥—纽约，日元—美元，德国马克—日元……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兜圈子，腻烦地重复着同样的行为。疲倦会将我打败吗？不，不是真的。确切地说，我更想做点别的事，换种方式来卖力，体验新的生活，逃离外汇的游戏，为生活寻求更多的稳定性。

这段时期，我正与“特拉克凡”（法国财政部专门负责监督资金来源的情报处理部门）以及美国禁毒署有所往来。过旺的名声以及高负荷的活动迫使我不得不像所有严谨的交易员那样，警惕市场的细微变化，时刻准备抗击“黑钱”，为保护市场而战。每日处理的巨额资金的重要性使我既有别于洗钱的家伙，又不同于那些追逐奸商的家伙。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待命，和官方机构一起，为自己的名誉以及职业的名誉而战。我申报新的客户，因为我还有债券。

在与美国禁毒署的联系中，我结识了一个美国人——斯坦勒·德拉维斯，得克萨斯人，高个，金发，脸上带着永不褪色的笑容。他每次来我这儿来搜集情报的时候，语气总是非常温柔：“啊，威廉，怎么样？”我告诉他在瑞士开户的某些账号可疑的户头以及可疑的资金运行。

通常，黑钱从意大利经由卢加诺过境。我能说的就是，检查非常严密，哪怕1美元都不可能逃脱登记。只要我的口袋里有1美元，美国中央银行就会知道！至少这一点德拉维斯是确信的。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最后满载着情报离开。

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我带一个美国朋友去见你，他很想认识你。”

我们约在摩纳哥体育俱乐部见面，当时正值3月。德拉维斯的朋友在我面前毫不掩饰，他是美国中情局（CIA）的联络员。我已有戒备，严阵以待，除了德拉维斯之外，我还未曾遇到过这类的鱼儿，我猜他和他的美国公司是串通一气的。他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也不令人畏惧，衣着和普通的美国游客没什么两样：浅色长裤、低帮便鞋、翻领运动衫、墨镜。他告诉我德拉维斯曾和他提起过我，关于我对国际外汇市场的了解以及我所从事的金融活动的巨大影响。他表示对我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而且，我通晓多种语言，简直就是双重文化工作者——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另外，我又是个自由的交易员，不与任何一家大银行有薪资关系，这在我这个层次的交易员中是非常少见的。

他声称有一个机会要介绍给我，显然，“机会”一词在此指的就是美国中情局职员。但所谓“机会”，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的。对我而言这个“机会”真的是一次机会吗？

不管怎样，我可不傻，我知道他既不会对我迷人的眼睛感兴趣，也不会为我的幸福考虑。我将“完全地”被美国中情局利用。

“什么机会？”我问道。

“美国中情局及其客户。”

他走到我的面前，回答极其简洁。我沉默不语。我可不想进入这片陌生的领域，在那里，人们很少说话，用得更多的是电报语言。

德拉维斯用他灿烂的微笑回应我的注视。那位美国中情局联络员解释说美国中情局正在寻找专家，尤其是金融方面的专家。我一声不吭地听他说着。确切地说，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对市场运行了如指掌，精通政府或人道主义项目资金筹集的交易员。

“难道您对此没有兴趣？”他说。我没有回答，不过他的建议一上来就吸引了我。对我来说，这是一扇通向新领域的窗户，而我对于这个全新的领域也非常痴迷。这样，我可以跳出“金融”圈子去从事某些具体的项目。这片领域与我的能力、兴趣均相吻合，我被打动了。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以说我将从事金融工程，而不再是金融市场上一个小小的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在我看来，这个美国联络员的建议是一条辉煌的大道。我表示会考虑一下。

其实我早已经考虑好了。离开的时候，我万分激动。

美国中情局肯定了我的能力，为了得到我的服务而主动上门推销。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不过我不知道应当怎样面对这一切，是更多地亲近茱塔，或是以同样的能力为让·马科奇的客户服务，还是效命于美国中情局？为谁效命？接受何种使命？还有一点忘了说，在我看来，这个联络员言谈举止非常平庸，面对我的谨慎他也没有多加劝诱。

我决定不将这次会面的事情告诉茱塔。面对她，我总是无所适从。每天晚上见到她的时候，总有一种对她不忠的感觉。



第十二章

我与兰利的初次接触

“这训练是专为您的任务而准备的，您的任务将是为我们准备一些巨大的项目，帮助我们进行金融运作，使资金增值。”

THE
LEADER
IN THE
FUTURE

五二一五
綠野天城物語

綠野天城物語
五二一五

五

五



第二天，德拉维斯打电话给我，我回答说我有兴趣。他把我的意愿转告了美国中情局联络员，后者次日便给我回了电话。不过，对这一事件尚未有进一步了解，我就动摇了。我简直是不可救药：喜爱挑战，却带着乳臭未干的盲目自大。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就答应对方，不知道他们将交付给我哪一类的任务，不知道这将给我带来什么，不知道这将花费我多少时间。说到底，我要的就是快感。

“先到美国来，到了之后会有人告诉你具体的情况。”

第二天，联络员又打来电话说机票已经订好，在机场，是夏尔·戴高乐机场至亚特兰大的航班。

“亚特兰大？”

“有人在那儿等您，您到了之后再向您解释。”

下了飞机后，在机场出口处，一辆黑色的四门轿车前站着三个人：与我联系的联络员和两名保镖，全都穿着深色西服，留着短发，戴着墨镜。

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的兰利^①。汽车开了好几个小时。车内，我们的聊天极其平淡，从令人厌倦的法国现状到美国，到天气，到我们所在的弗吉尼亚州，最后聊到交易所，还就女人聊了两三句。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显而易见，还没谈到正题呢。我快没耐心了。从那次摩纳哥会面之后，我一直没睡好。所有这些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就像一群失控的黄蜂。目的地终于到了。

那座建筑就像是一个巨型飞碟平稳地停在地面上。不高，四五层，但占地面积很大。我们穿过了五个警卫岗。建筑内部的装饰非常朴实：白色大理石，地面上是机构的缩写字母和一只鹰的脑袋，鹰仿佛栖息在浴缸里。

走上楼梯，感觉像进了一家银行。我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厅，许多工作室彼此间用隔板隔开。地面上是极其普通的地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认真地工作，各自面前放着一个 Mug 咖啡杯。不同的是，每个人桌上分别放着一些护身符、膜拜物之类的东西。

他们让我坐下等待我的第一次会晤。面对这大厅平淡的装饰，我感到一种陌生，一个面孔都不认识。人们从我面前走过，却对我视而不见，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我就像空气一样。

^①兰利是美国中情局总部所在地。——编者注



终于，一个女秘书向我走来，让我去派克先生的办公室。我走进派克的办公室，他站了起来，个头不高，有些胖，一绺滑稽的头发无力地掩盖着光秃秃的头顶，还留着一撮小胡子，面颊上渗出大颗的汗珠。我有些失望，本以为会是传说中的人物，结果竟是一个苍白平庸之辈。他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叠资料，放在膝盖上，带着令人惊愕的专注浏览我的简历，从出生日期、童年故乡、学校、考试、朋友、情人、整个交易员经历，直到父母的经历。我在这个陌生人面前赤裸裸的。他就像一个警察，在对我一番审讯之后，宣读对我的判决，让我签字，最后给我戴上手铐。

我寻思着美国中情局是否设计将我骗到这里，是不是要和我算账。报复？我有没有做过对美元不利的投机？

我对这个审讯者感到恼火。这个肥胖的小矮子，当他缓慢地合上文件夹的时候——那种缓慢就像一个刚刚宣读了我最隐秘的罪孽的教士，我真恨不得对他开火。

“材料里忘了注明我去年严重便秘，右脚大拇指指甲嵌在肉里面，而且我易发鼻卡他（鼻黏膜表层炎症）。”

他惊讶地看着我。显然，我的话语在他看来有些冒失。在这个地堡里可没有幽默而言。

“还有，我昨天和您儿子一起打了棒球。”

“您弄错了，”他一点也不失镇定地说，“我没有孩子。”

他简直就是一床鸭绒被，任你怎么撞击也没有反应，对他而言，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终于，我大声嚷道：“为什么你们要了解我的一切？如果说你们对我感兴趣，那应该是因为你们知道我的能力。对你们而言，这是唯一重要的：我的工作，我的职业经历。至于我的考试、父母、关系，这些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不是吗？我们现在在哪儿，莫斯科还是美国？”

我莽撞的话语在他身边擦过，就像蘸水的鹅毛笔一样没留下任何痕迹。

“您要知道，我们必须对所有的东西进行确认。”

“您也要知道，”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和你们一起工作。”

他叹了口气，显然有些厌倦。

“我们过会儿再讨论，”他一边将资料塞进抽屉，用钥匙锁上，一边自言自语。



我听到他简要地向我介绍其部门——美国政府为帮助某些项目发展而资助的巨大机器的基础设施。派克先生告诉我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专门为他们的投资服务，甚至包括一些证券机构。我听着，其实所有这些我早就一清二楚。我查阅了美国中情局的很多资料，不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感到既害怕又厌烦。

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招募报纸上所说的间谍的吗？这些“鼯鼠”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长廊里打洞，以窃听俄国政党最秘密的对话，每天早晨以“总统日常简报”等专栏的形式将窃听来的内容呈现在美国总统的早餐桌上？我甚至热衷于尼克松的失败，为了金钱将自己卖给俄国人的间谍。他们会不会让我做间谍，会不会分配给我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会不会让我背叛自己的国家？我还没有准备好披上这身衣服。我是一个交易员，不是幽灵战士！

我说：“你们让我从法国过来就为了这！”

派克一点都不慌乱。他应该有些细节要告诉我，不过会有其他人来负责。

我想起摩纳哥的客户，带着烦躁的口吻说：“因为我可不是只有这一件事要做。”但不管我说什么，似乎都不能让他恼火。

随后，我见到了亚当先生，他详细向我讲述了刚才所说的各种任务：军事任务、科技任务、人道主义任务、农业任务等等。

我指出：“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中情局要负责所有这些事情？”

“您知道我们扮演什么角色么？监控情报，了解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一切。什么是最好的了解方法？投资最大的项目，以便与最高层的负责人建立联系，了解贸易和军事

战略，掌握他们投资的动机和方法，从而确切了解他们的财政状况。”

大项目？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置身于陌生世界的小男生，面对真相惊愕万分——巨大的机器支配着地球的运行，却不为其居民所知。

我在这一天中的第三次会面是同理查德森先生。他倒是直奔主题。或许我先前的测验令他们非常满意，因此他一上来就建议我到美国中情局工作；不是做秘密情报员，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负责金融及经济方面的事务。

“如果您接受的话，我就通知您：您必须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参加一个速成培训，主要是学习怎样创建一个专门用于造钱的体系。”

“印钞板？”

“更加灵敏，而且没有任何风险，不会引起危机！您会看到的。您有能力，您掌握多种语言。现在必须对您进行培训，我们希望测验您的人品。”

“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测试？”

他对我笑道：“为了抹去您的缺陷，发扬您的优点。”

我将成为任由他们摆布的小物件，成为专家手中捏塑的面团。

“还有呢？”

“这训练是专为您的任务而准备的，您的任务将是为我



们准备一些巨大的项目，帮助我们进行金融运作，使资金增值。”

“那我赚多少？”

“每项任务 10 万美元。”

我没有反对，不过暗自思忖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考虑父亲的马场了。

（一）2014年12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决定》，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二）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三）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四）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五）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六）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七）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八）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九）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一）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二）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三）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四）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五）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六）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七）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八）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十九）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一）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二）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三）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四）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五）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六）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七）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八）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二十九）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三十）2015年1月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十三章

令我判若两人的训练

一个新的美国中情局人依附在我的身上，审慎、公正、清醒，不会犯任何语言上的错误，没有任何幻想。

THE ADVANCE OF
THE FUTURE

期货的入门与进阶

本“期货”丛书，旨在为金融界及广大投资者提供一套

权威的期货知识，帮助投资者



“您回去休息吧，”理查德森对我说，“好好考虑一下。明天见！”

一辆黑色轿车将我带到下榻的兰利贝斯特韦斯特酒店。我睡得很糟糕。第二天就得给出明确的答复：接受还是拒绝，与美国中情局一起工作？当间谍？去杀人？窃取情报？我真想给茱塔打电话，她一个人在摩纳哥。但是我收到了严格的命令——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点滴，“哪怕是一只狗”。我被囚禁在这个非人的酒店里，孤独将我压垮，而我的周围没有一点点家人的气息。

整个旅途中我一刻都未合眼，白天是那么漫长。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压制着，无法抓住任何有形的东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重要交谈，没有严肃的对话，我没有机会提出任何问题，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担忧，从而阐明我的决定。我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我掂量着风险，就像一个将几百万美元投入到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员那样。这个赌注危险么？他们会不会让我解决那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害我无法

从中脱身？这次的新经历让我的客户知道，他们或许会离开我。我会不会因此不得不离开摩纳哥到别处生活？茱塔呢？她将如何在我的双重经历中生活？我什么都不能和她说。彻底的秘密、谎言、弄虚作假！

我握紧拳头，憎恶我自己。我就像一个小孩被卷入到一个随时会杀死自己的活动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享受从未有过的刺激、一种新的经历，还有更多的钱。如果我妨碍了他们，他们会把我杀了。我觉得自己脸色苍白，躺在摩纳哥的阴沟里，一旁是我漂亮的汽车，茱塔满含泪水趴在我身上。直到天蒙蒙亮时，我才睡着。



上午9点，我坐那辆黑色汽车来到理查德森的办公室。他看上去比昨天轻松多了。他给我泡了杯咖啡，我们谈论着他们的插座电流以及西方饮料的质量。

“您考虑好了？”

“我还不能给出答复，还有很多事情我不清楚。”

“听着，我建议您先签一份私人合同。您先看看，然后我们再回答您的问题。”

这是一份有关专属权的合同，涉及一些有关机密性的条款。我必须承诺只为美国中情局工作，永远不向其他任何人泄露任何东西，无论是我所做的，还是我看到的或者

听到的。

“我可以住在摩纳哥么？”

“当然，那是方便联系美国、非洲和亚洲的一个地方。”

“任务的期限？”

“几个小时，加上来回的路程。”

“报酬？”

“会打到您指定的银行账户，24 小时之内。”

中午我们一起用餐，我喝得烂醉。随后我想就此结束，将盘旋在我脑袋中的问题、异议、反论据等令人窒息的重压全部释放。

我表示接受。

“我想您在接受的时候应该非常清醒吧？”理查德森笑着藏刀地说。

我同意，但我总是对自己不够确信：“不，我一直一无所知。”

✦ ✦ ✦

理查德森之前告诉我将有一个星期的培训。现在，他又提到两个星期的实习。他们开始欺骗我了吗？我被获准打电话给莱塔和父母，他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我的消息了。

我的实习就这样开始了，即这里大家所说的“启蒙阶段”。他们让我了解三大主题：技术和金融，物理和心理，

最后是军事（了解武器、船只、飞机）。我想起吕克·贝松的电影《霹雳煞》，关于一个被训练成职业杀手的女子。我将潜入到一个如此紧张的氛围中，不是为了学习杀人，而是为了沉着冷静地执行我未来的任务。

我来到这座巨大地堡的地下室，带着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可以在这座秘密世界的指定区域里随意走动。而其他地方，我的卡便会失去效用，所有的门都将紧密地关着。这是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天地，有学校、发廊、会议室，凄冷的光线照在走廊上。这就是我要待两个星期的启蒙之处，看不见一束阳光。他们分给我一间舒适的小房间，但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我只能以看书来打发时间。我想起波尔多，想起在棒球场上全身心地呼吸大西洋的空气。我来到这个监狱里干什么呢？混凝土的框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这是地狱的预示吗？



一开始的训练非常紧张，持续了整整一天。首先是三个小时的体能训练（放松运动和肌肉锻炼），然后是与心理专家们的谈话，对方不停地向我提问却从不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份工作？为什么去英国？为什么和茱塔在一起？为什么住在摩纳哥？为什么我喜欢打棒球？……我一个个地回答，但是回答完一个，另一个问题立马又抛



出来。我真想扇他们每人一记耳光，我讨厌这些阴险之人，但是我明白这是一项考验镇静的训练。于是，我决定坚决不露出自己的铰链，完美地控制住自己。接着又是一串有关特定环境下的应对方法的问题：如果家里发生火灾了，我会怎么办？如果发现女朋友和别人躺在我的床上怎么办？

“我告诉您，”我愤怒地喊道，“我会在这个坏蛋的脸上留下棒球印。”

“这是个好办法么？”

我厌烦了。他们试图打断我。我的反抗还能坚持多久？我的回答永远无法让他们满意。他们坚持不懈地用各种问题对我进行轰炸。这个糟糕的游戏快要让我爆炸了，真是在考验我的镇定。我带着嘲笑看着他们，将他们视做蠢驴，竭力控制着自己。

当然也有一两次修身养性和放松的时候，让我非常喜欢，还有一个年轻迷人的金发女郎相伴。她让我觉得在这样的场景中工作：一个棒球运动员保持着某种姿态，这种姿态使我可以想象出紧接着的一步。这是一项观察、演绎和直觉练习，我感觉非常惬意。她从不黏着我，但我总能察觉出后面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也猜到了这个女子魅力背后的手段，显然，她想勾引我，或者说是为了测试我的定力。她走近我，贴着我的脸，让我透过她的低领外衣看见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她放荡漂亮的乳房。我嗅出了她的诡计，我又不是大理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克制住了，微笑地看着她，沉着冷静地赞扬她的性感。

一个坏蛋厚颜无耻地问我：“您能杀了您的父亲吗？”我不置可否；我应该这样回答：“如果他像您这样，我会的！”但是很快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您是否肯定……”

这个培训让我变得更加冷漠、更加狡猾。几天之后，我开始感到自己变了。可是，我将要变成的这个新家伙，茱塔还会喜欢吗？而且，她现在在哪儿？在哪个世界？我是谁？我又在哪儿？我不再属于自己。我感到自己一直被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着，被剖析着，被评论着。

军事培训让我有机会阅读了不少国家的历史、英雄的故事以及军事学校的历史。我的老师认为，巴黎、莫斯科以及其他地方的谍报部门未来的大老板，甚至国家元首，都是从这些军事学校出来的。要相信普京和智囊团的老板是朋友，他们都属于一个神秘的网络，甚至是同谋。不知道内幕的人从外面是永远都看不出来的。我也成了这个秘密团体的一分子。

他们让我了解拳击的要领，了解狙击枪以及各式手枪。他们想把我卷入暴力之中，让我看越南的战争片，到处都是在烈焰中燃烧的女人和孩子。同样也有憎恶，比如阿



伦·雷奈关于放逐的影片《夜与雾》中，那让人无法忍受的形象以及活生生敲开的骨骼。

在令人窒息的隔音的地下室，我熟悉了各种自卫的技巧。自从勃尔日海边的事件之后，我的膝盖就换成了塑料的，我再也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双腿。老师教我利用自己的上半身去自我防卫，告诉我对方身上易受攻击的某些部位，比如胸骨或喉结部位。我都快成为詹姆斯·邦德了。

我甚至还接受了各种不同口音的培训课程：英国、美国、苏格兰、澳大利亚。声音、分贝，所有的东西进入我的耳朵，再以一种我无法控制的语流从我的口中涌出，差不多是以一种语言填鸭的形式进行的。我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各样的语调。在市场上，我必须生吞活剥地学习特殊的词汇，我的记忆从未失效过。

显然，我还得接受金融技巧方面的培训。当然，这方面我已经相当了解。不过，我从事的主要是银行担保，即不用印钞板，便可以依仗十来家世界大银行的实力建立货币流通。我惊愕于这一体系的倍增效应，它不需任何资本便可以制造财富——对于世界上的贫民和乞丐而言简直就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故事！这个普通人无法进入的巨大体系支配着整个世界，并且实现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完成的巨大项目。罗斯柴尔德的祖先身无分文而发财致富。不过现在，这已经不再需要……

事实上，是整个银行体系不花任何资金在制造财富。一个 A 级小银行可以将它保险箱里的资金出借 10 次。而一个 AAA+ 级银行则拥有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资金。当一个银行出借资金的时候，它会获取利息；将自己所不拥有的资金出借得越多，银行便越发富有！比如一个客人在银行存放了 1 美元，银行付给他 5% 的利息。因为这小小的 1 美元，银行便能够借给另外 10 个人 1 美元，并从他们身上收取 5% 的利息。年底的时候结果如下：银行收取了 10×0.05 美元，即 0.50 美元，但它只需付给它的客人 0.05 美元。银行的纯收益是 0.45 美元，即 45% 的利率！对于大银行而言，它们可以让这类结果翻倍并达到惊人的数目。

我问老师，如果银行的所有客人同时要求取钱那该怎么办。他这样回答：这家银行同时也是某家更大的银行的客人，而这种运作使它们二者都不断收益，因为它们在玩弄信贷。那么如果大银行自身也有财务困难呢？别忘了这个国际大银行拥有不可低估的客户，比如大公司克莱斯勒，或者纽约之类的城市。为了解决问题，美国人会通知美联储，但是美联储只能确保 100 美元中仅有 0.70 美元的保证金。那么就轮到议会来考虑应对方案了，比如无法支付薪水等。一场严峻的经济危机可能爆发，这就是政府的事情了。政府去找中央银行并要求它印制新的货币。通货膨胀一旦产生，纳税人的购买力随之减弱，因为通货的增多削



减了购买力。拥入银行想取钱的客户们也将成为他们自己所引起的信贷体系危机的受害者。

他微笑着说：“您觉得，世界上哪家银行最保险？”

我都没来得及给出答复，他就不无讽刺地回答我——他知道我是法国人：

“里昂信贷，因为这类（国有）机构的债务是由你们政府兑换的。”

一个新的美国中情局人依附在我的身上，审慎、公正、清醒，不会犯任何语言上的错误，没有任何幻想。一个“枯燥的”人，时刻准备着介绍一个巨大的机构，完美、谨慎、恰当、礼貌、专注，以及一如既往的高雅，永远不会给出确切的答复，他们甚至还为我准备了两套完全一样的衣服，以避免交易员的奇装异服——挑衅的领带、背带，还有排场！

“你也是做期货的？”

“是啊，做期货的。”

“做期货的，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我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你们呢？”

“我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你们期货公司叫‘金瑞期货’，那你们期货公司叫什么？”



第十四章 美国中情局生涯

每次完成任务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的瑞士账户都会转入10万美元，但只有10%是可动用的。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16517518519520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530531532533534535536537538539540541542543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2553554555556557558559560561562563564565566567568569570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3594595596597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6607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30631632633634635636637638639640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0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0681682683684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695696697698699700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29730731732733734735736737738739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8749750751752753754755756757758759760761762763764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775776777778779780781782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7967977987998008018028038048058068078088098108118128138148158168178188198208218228238248258268278288298308318328338348358368378388398408418428438448458468478488498508518528538548558568578588598608618628638648658668678688698708718728738748758768778788798808818828838848858868878888898908918928938948958968978988999009019029039049059069079089099109119129139149159169179189199209219229239249259269279289299309319329339349359369379389399409419429439449459469479489499509519529539549559569579589599609619629639649659669679689699709719729739749759769779789799809819829839849859869879889899909919929939949959969979989991000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100810091010101110121013101410151016101710181019102010211022102310241025102610271028102910301031103210331034103510361037103810391040104110421043104410451046104710481049105010511052105310541055105610571058105910601061106210631064106510661067106810691070107110721073107410751076107710781079108010811082108310841085108610871088108910901091109210931094109510961097109810991100110111021103110411051106110711081109111011111112111311141115111611171118111911201121112211231124112511261127112811291130113111321133113411351136113711381139114011411142114311441145114611471148114911501151115211531154115511561157115811591160116111621163116411651166116711681169117011711172117311741175117611771178117911801181118211831184118511861187118811891190119111921193119411951196119711981199120012011202120312041205120612071208120912101211121212131214121512161217121812191220122112221223122412251226122712281229123012311232123312341235123612371238123912401241124212431244124512461247124812491250125112521253125412551256125712581259126012611262126312641265126612671268126912701271127212731274127512761277127812791280128112821283128412851286128712881289129012911292129312941295129612971298129913001

註四一：

孫中山先生遺像

[illegible]



26岁的我，有如变色龙一般，很快适应了美国中情局职员的这套行头，就像当初成为交易员那样。我的直觉、高效、观察力助我完全融入这些角色。起初我还担心紧张的培训会不会将我肢解。恰恰相反，它造就了另一个我，不同于这些年来那个我。可是我应该选择哪个自己呢？

我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脆弱，在我的身上始终存在着某些敏感之处。虽然早已肩负着一个老商人的职责，但我其实刚过青春期，仍旧像一个顽童酷爱耍笑起哄。然而，数额巨大的资金压在我单薄的肩上，还有这隐秘的新工作。

当我从这地堡的地下室走出来，重新见到阳光的时候，我已经不太记得以前的我了。如同经历了漫长的监禁时期，刚刚从洞穴中爬出来的鼯鼠。



坐在飞往法国的飞机上，我努力编造最近的生活。加

入美国中情局的事情是不能和任何人说起的，而我生命中这段非常时期也将被搁置一旁。我必须沉默，必须撒谎。首先是对茱塔，我能怎么做呢？我想到她的喜悦——我回来了，又想到她的悲伤——我随即又将消失。

她对我的解释没有一丝怀疑：一项美国的巨大任务。至于美国中情局职员，我只字未提。看着她，我在心底无比鄙视自己。她银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因为我回到了她的身边。每次见到我，她总是充满喜悦。可是忧伤的阴影也始终挥之不去。

工作的事情刻不容缓，他们已经通知了我。我接到了美国中情局的第一通电话。我必须在一小时后到达尼斯机场，但不是去乘客大厅，而是去货运区，那里停着一架专机，还有两个保镖供我支配。

手机响了，是德拉维斯，巴黎的联络员。他告诉我会面定在 23 点，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我跳上直升机。我到达那儿的时候，两个美国职员在私人飞机区域的护栏旁等候。这两个家伙高大强壮，头顶前半部分光着，身穿雨衣，俨然一对“敢死队 GI”组合。这是一架法尔康飞机，我带着保镖一起登上飞机。

令我惊喜的是，在我的三个随行人员中，我认出了兰利基地的心理专家——有着漂亮胸部的金发女郎。原来她身兼多职。



“我是您的联络员。”她带着效劳的微笑对我说。

她身边还有一个人，将负责处理整个任务期间的后勤问题。此外还有驾驶员。浅灰色的机舱、浅灰色的皮椅，简直就是一间会客室。金发女郎打开座位前的桌子，将一只灰色的手提箱放在上面。我打开手提箱，我的左边出现一个用于指纹辨别的黑色屏幕。我把手平放在上面，就像在兰利对我的资料进行印记辨别一样。很快手提箱的盖子上开启了一扇小小的窗口，我的特殊职员卡片弹了出来，上面有照片、中心的图标、我的化名——“杰克·沃尔克”、我的代码，背面还有我的权限：银行、金融系统、交易。另一个称谓让我笑了出来——“难题专家”，字面上讲就是“解决问题的人”。我就是个金融方面的领袖，提供方案解决一切困难。

屏幕旁的另一扇窗口也打开了，出来一个信封，里面有比尔·克林顿签署的任务命令。一开始的那些语句让我有点感动：“请接受美国政府的命令……”这次我必须解决一个有关叙利亚项目的金融问题。

飞机离开了尼斯的跑道，城市的光芒很快变得模糊，大海渐渐逝去，法尔康扎进了近东。命令中写明了我将要会面的人的名字，并规定如果他们的身份与此处不符的话，我必须立即离开。其他命令包括永远不要谈论自己，保持距离，不要流露出尊敬或蔑视。我所知道的小鲨鱼必须表

现得像冷血的鳕鱼那样。这个命令我早就知道，在兰利的时候，他们就反复强调过百来次了。

我的处境尴尬，根本不觉得自己像手提箱中所提到的那样，是美国总统的特殊职员。几年前，我还在艰辛地求职，那天晚上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警卫、保镖、助手，一个个围着我，仿佛我是个大人物。我将要会见的这个人地位之高，我从未遇到过，而他所在的国家、我们将谈论的话题，我也从未涉猎。如果我搞砸了这次任务，如果我不能带回任何答复，如果我“解决不了问题”……我看着旁边的后勤官，我拼命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杀手，对付我的杀手，就像一些电影中那样，干掉那些没用的或者危险的职员。我感到不自在，我想此刻正飞往大马士革的威廉·于威尔将再也看不到我所认识的那个威廉所看到的一切了。



飞机降落在货运区，舷窗外闪着微弱的光亮。一辆汽车将我和两个保镖带到一座预先定好的大楼里。一扇门打开后，有人将我带到一间再简单不过的办公室：铁质的桌子，几把椅子。已经有三个人在那儿等我，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们打招呼。我的两个保镖对他们早已摆在各自面前的护照进行了确认。我出示了我的特殊职员证。他们的身份与我接到的命令吻合。会谈可以开始了。



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叫库巴。他对这个项目作了介绍：一种专门用于摧毁敌方目标的激光武器。现在必须为研制该武器提供资金。怎样运作？我就他们国家的黄金储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所有问题都得到答复之后，我给出了一项设立信贷的方案。他们可以利用一家能够签发银行公文（银行担保、MTN 发行、信贷证书）的欧洲或美国银行。对方向我询问了我所说的 MTN。MTN 是一种中期票据，持有者将获得担保，在某一段时间内拥有一定的利息。

“比如，”我解释道，“某国甲拥有 5000 亿美元储备金。一家大银行出于该国的利益发行了一种 MTN，价值 5 亿美元。银行没有任何风险，因为甲国的储备金保证了息票的发行。乙国的一家银行作为甲国 MTN 的购买者按其价值的 50% 购买。因此甲国不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 2.5 亿美元，而乙国将在剩余的一段期限内获得息票的利息。然而，甲国的银行为了每年支付这笔利息，必须将这 2.5 亿美元出借给其他国家机构，从中收取利息，以此来偿还它最初的债务利息。”

叙利亚人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解释。我继续说：

“假设批准的利息是 5%；甲国的银行每年将从 2.5 亿美元中收取至少 5%，也就是 1250 万，但这并不够如期兑付 MTN。它还得将其金库中并不存在的钱借出去，比

如 5 亿，这样它将获得 4 倍多的利息，兑付合同也将绰绰有余。”

我列举了一家可以满足叙利亚要求的银行。它们可以提供担保的票面价值可以达到叙利亚方要求的 5 亿。所有的问题谈清楚之后，大家各自离开，彼此之间连握手的礼节都没有。我就像一个机器人。

我登上了回程的飞机。在飞机上，我的脑海里浮想联翩，任务已经完成，那他们可以把我扔到外面去了。或许我正走近死亡。我猜在这种经历中，一切皆有可能。当你为白宫干活的时候，最好的情况同样可能是最糟糕的。

那位年轻的金发女郎走到我的身边为我倒水，我竟然傻乎乎地拒绝了，因为害怕中毒。我陷入了狂想之中！可事实上我口渴难耐，高度紧张更加剧了干渴的感觉，舌头就像一块擦鞋垫。当看到尼斯机场的时候，我已几近窒息，最终还是作出了让步，喝了一杯香槟。太阳渐渐升起，大约九点的光景，海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我看到了海滨，摩纳哥纯白的圣洁；我想到了茱塔，她应该已经去上班了。一下飞机，我就给她打了电话，说着一些极其平庸的话，爱她、想她之类的。她什么也没说。我继续说：“而且，你要知道，我经常昼夜不分到处奔波。”她问为什么，我撒了谎：“为了客户。我帮他们买了



一些巨额的投机证券。”



我一抵达摩纳哥，便按照美国中情局的指示立即联系了一家银行商谈为叙利亚建议的运作。那是一个黎巴嫩人开办的商行。我必须与世界各地为美国中情局效命的同行们——即美国中情局的合同工，也就是著名的注册交易员通力协作，来实现一项巨大的交易运作，但不可能在白天当着大厅里的交易员的面进行。这一切都是秘密的。指挥部有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等办公室关门之后来找我。我进入一间屋子，开始我的交易。

我用美国中情局的钱以其价值的 68% 购买了我与叙利亚谈判方所说的银行票据，5 亿——其实我只付了 3.5 亿——然后，我与我的同行们商量他们将以什么价位来购买这票据。就这样，我以 75% 转卖出去，然后，85%，90%，最后一直达到 100%。每一笔交易我都获利，这收益是潜在的，但却被转移到为叙利亚项目设立的账户中，直到数额达到运作所需的 5 亿美元。

证券所里那些同样希望成为屏幕前的炼金术士、进行无本套利的投机者们一直期待着这种运作。但是关于此类运作，金额至少达到 1 亿美元，而且必须能够进入到国家专属的流通中，个人或实业家都是被禁止操作的。



不出所料，24 小时之后，美国中情局将 10 万美元打入了我在瑞士的账户。我打电话给我的银行顾问，询问这笔数额的转账人的名字，不是美国中情局的名字，而是伯利兹的一家公司。晚些时候，一些款项从美国特拉华州——同样也是一个税收天堂——抵达。一个虚拟的海外雇主给我支付了薪水，酬金的出处是未知的，这令我不安，因为未来的一项调查将能够查出付款人，从而追捕可能的“黑钱”发出者。不过，我的银行顾问好像对这笔钱的真实来源非常确信。

我的巴黎联络员给我的第二项规定更加令我担忧：他们之前都没有和我说过，美国中情局希望我的使用不超过这笔金额的 10%。他们的解释是，美国中情局害怕我突然间增加生活开销，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为了保持表面现象，我必须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但是这种禁止不是以正式的方式传达的，而是通过一种隐晦的言语。他们没说“禁止”，只是说“不希望”。

我不知所措。美国中情局在兰利的时候就欺骗了我，他们所说的一个星期的实习培训持续了两个星期；对我承诺报酬丰厚，却未言明我只能使用其中的 10%。难道我落入了一个陷阱，成了这个狡猾的体系的俘虏，这个体系将



耗尽我的金融才能，最后再冷酷地将我摆脱？我责备自己的天真，责备自己闯入了一个奇怪的游戏——而且是为了
一份现在不能用的报酬！我开始苦恼，随后，乐观主义的
我放弃了这些阴暗的想法，冲进了茱塔的怀抱，以忘记这
一切。



两年半来，我成功地 为 12 个极其富有的客户进行交易，
完成了美国中情局的 30 项任务。我奔走于世界各地，总是
处于从未见过、从未参观过的各个大城市的边缘。我总
是在天未亮的时候抵达一些昏暗的地方，在简陋的办公
室，破落的木棚，在没有特色的、丑陋的、冷漠的地方
工作，远离玻璃和钢结构的城市和机场。我成了一个边
缘人物，活在阴暗中的人。我周游世界各地，却什么也
看不见，总是在黑夜中。我只是隐约看到星星、云彩、
地面的尽头、微弱的光线中闪烁的远景。我从未品尝过
当地的特产、别国的美酒，从未遇到过一个当地人，也
未曾与任何一个女子的目光相遇，从未看到过任何风
景，哪怕是一座带屋顶的房子，或者是和小狗玩耍的孩
子，甚至是一只鸟。我就是一个外星来客，没有灵魂、
没有装饰，完全被美元及其主管控制，这些高傲或低调
的人物，爱情的翅膀仿佛从未触及过他们。这些负责项

目、计划、前景、债券的人，没有心也没有性，从来都没有笑容。

不过，每次完成任务回来后的第二天，我的瑞士账户都会转入 10 万美元，但只有 10% 是可动用的。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第十五章 为MTN疯狂

“什么任务？”
“和以往一样，纯金融方面的。”
“在哪里？”
“伦敦，星期一。”

Los Angeles que
TRADER

第 1 章
期货入门



德拉维斯打电话通知我，他到了摩纳哥，希望见我。我们在罗斯酒店碰面。我立即明白他有棘手的任务要交给我。当他带着僵硬的笑容告诉我本该负责此项任务的职员“不再具有效用”的时候，我禁不住颤抖了。当你和我一样几乎成为妄想狂的时候，那些委婉的措辞会令你寒心。我想象有一天他说：“告诉您，威廉·于威尔不再具有效用……”“失去效用”的职员或许已被杀害，因为他令人不快，或是他知道得太多。对德拉维斯而言，我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

“什么任务？”

“和以往一样，纯金融方面的。”

“在哪里？”

“伦敦。星期一。”

这次我坐的是正常航班。抵达盖特威克机场后，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在跑道上等我，德拉维斯坐在里面，带着他一贯的笑容。我们很快来到怀特霍尔街附近。我认出了

苏格兰场街区。汽车停在皇家骑兵酒店前，正对着英国国防部的大楼。下车前，德拉维斯向我传达了他的指示：

“你跟着我走进酒店大堂，戴上墨镜；我们快速穿过去，你千万不要停下，径直走向酒吧。没问题吧？”

“为什么如此小心翼翼？”

“有代理人在监视我们，他们知道所有 MTN 的设立都是在这家酒店商谈的，尤其是千万不能让他们认出你。明白么？”

迈进大厅的时候，我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到处弥漫着好奇的气息。我从人群中辨别出那些代理人，到处都是，他们穿着深色西服，胳膊下夹着金融报纸，窥伺的目光寻找着机遇。从他们中间经过，我体验到一种优越感，所有的目光似乎都想把我吞掉。他们看到我从使馆的老式汽车里出来，足以肯定我属于 MTN 精英层；他们肯定都想接近我，去尝试一下不可能的事情——获取进入他们所梦想的世界的钥匙。

我跟着德拉维斯大步穿过酒店一层。在酒吧尽头，有一扇开启的暗门为我打开一条通道。德拉维斯让我坐电梯到七楼，随后他便消失了。我独自一人见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豪华建筑，大理石柱子、巨大的楼梯。走出电梯，我敲了敲门。一位花白头发的个子先生在那儿迎接我，有着纯正的英国式优雅，他自



我介绍叫“约翰·劳维尔”。我走进一间豪华的公寓，到处都是古董、银器、画作。我环顾着这个奢华的“博物馆”。阳光毫不吝啬地从巨大的门窗外照射进来。

“我为您和一些朋友准备了晚餐，您用餐之后就在我这儿休息。您是我们的人，对吧？明天开会之前您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休息。会议就在对面，MI 5。G8 会议 9 点开始，您只需 5 分钟便可以到达会议室，穿过马路就是了。他们告诉我，您是位杰出的交易员，我想 G8 对您而言不是秘密。”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 G8，没有人和我说过任何相关情况。我来到这里就像一个技术员，只是负责为自己一无所知的系统赚钱而已。我只知道一些穷国拥有金矿，却总是为了寻找资金偿还富国的债务，而将金矿资源作为赔偿出让给富国。但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事实上，这个俱乐部就是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富国和穷国间的协调者的角色。

“我提醒您晚宴上的朋友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

晚餐进行得非常惬意：十来个人，其中两个澳大利亚律师，还有一些大银行的领导。劳维尔先生亲切地向他们介绍我是“代表美国政府的交易员”。下午在代理人贪婪的目光注视下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可悲的自豪感。现在，更是感到一股权力的力量涌上身来，双手间

仿佛燃起了烈焰。

餐桌上，我的对面是劳维尔的女儿，瘦高个子，完美的脸蛋。她带着迷人的微笑，娴静优雅地向我问好，我理所当然地与这位同席的女子攀谈起来。她向我讲述了她的童年以及她在诺曼底居住的乡间小屋，我也说到我这个卑微的美国人在巴黎的生活。我撒了谎，但我必须撒谎，因为我不可告诉她我是波尔多人。我的正式身份是加利福尼亚人，出生在洛杉矶，而我讲法语，不过带着点美国腔——我竟模仿得那么惟妙惟肖——那是因为我经常去我们家的法国亲戚那儿度假。

听着自己的讲述，我都不清楚自己是谁了，被这些连篇的谎言搞得筋疲力尽。我真想不再扮演这个角色，真想找回真正的自我，真想拿起手机打到摩纳哥听听莱塔的声音。



我睡得很不好，紧张得不停地翻来覆去。第二天，他们8点的时候叫醒我。9点，我必须参加对面大厦的会晤。我俨然一个新手，走进庄严的大厅，周围满是帷幔、柱子、贵族的肖像。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巨大的桌子和八把大椅子，大桌的旁边还有一张小桌子和几把略小些的椅子。座位上都没有名字。有人让我在小桌旁坐下。

不一会儿进来八个军人打扮的人，毫无疑问是将军或



者上将，围着大桌坐下。八个非军人打扮的人在小桌入座，彼此之间也未作介绍。没有笑容，没有手势，没有言语，什么都没有。这些人一个个凶险可怕。难道他们和在曼哈顿散步的索罗斯一样担心自己会在赚钱的时候死去？

这时，一个举止优雅的男子走了进来，将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他向我们欠身说：

“先生们，从这一刻开始，你们不再是普通公民，而是军人。你们知道，和普通市民不同的是，军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

事先的毫不知情让我觉得非常不自在。那位男子继续介绍该会议旨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为了让自己专心凝神，我努力理解并思索对于此类运作，我能够提出什么建议呢？我只听到大桌旁的每个军人报出一些数字：“+14.8”、“-23.2”……我什么也不明白。一个操作员缩在电脑前，将这些数字输入电脑，或许是为了得出协调的方案吧。我想8个国家之中，6个已经有了方案，另外两个放弃了。

“差7个 block。”一个人说。

Block？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那是什么？”我试着问邻座的人。“一个 block，”他说，“就是1万亿美元。”说到这，有人分发给我们一些处理数据的纸张，同样的纸张发给了大桌旁的八个人。而将负责 MTN 运作的奥地利央行的代表什么也没拿到。

我刚发现隐藏在国际金融背后的一面。为了协调贸易平衡，通过启动印钞板来创造现金，从而冒着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那是不可行的。但借助于 MTN，我们就可以拥有仅作为票据存在的银行单据，我们可以进行交易，直至获得所需的资金。

MTN，这三个字母令世界上所有的代理人为之疯狂。借助于它，可以运用潜在的钱来赚钱，赚相当多的钱！那些富人，甚至那些相当富裕的人都梦想着通过这一神奇的方法变得更加富有。而我作为美国中情局职员有幸可以运用这个神奇的计谋，因为我拥有巨额资金以及某些银行的资格授权。



一天，在日内瓦的一家酒店沙龙，我临湖而坐，等待一位客人。我惊讶地发现在我身边有七八个人在激烈地讨论，一些英国人围着一个异常激动、声音特别大的意大利人。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听到这个意大利人声称他能够同一个著名的注册交易员取得直接联系。这个迷人的意大利人，面孔黝黑，纤长的双手比嘴唇更善言辞。那些英国人被他的言语迷惑了。他是怎样建立起这种联系的呢？他用夸张的手势讲述着这个冒失的问题，但是他再次肯定自己拥有这个重量级的关系。多么绝妙的撒谎者！我听到他厚



颜无耻地解释 MTN 体系。我发现他的论述还是正确的，只是缺了一个细节——任何个人都无权进入这一体系。我小心地转过身去观察英国人的目光，所有人的眼睛里都迸射出金色的光芒，仿佛财富已经来到他们身边。意大利人表现得更加神秘，他侧身倒向人群中间，又以同样的姿势低下头，就像抢夺橄榄球那样。他们开始秘密交谈。我听到意大利人低声说他正在寻找 1000 万美元以便进行 MTN 交易。这个骗子，他还说为了实现这一运作，他必须得到拥有这笔数目的账户的签名。他正在说服这些天真而有钱的家伙。当他的听众被诱惑之后，他昂起头，宣布说：

“我和你们说的那个注册交易员住在巴哈马，经常开着自己的豪华游艇和克林顿、戈尔巴乔夫去度假。”

英国人哑口无言，仿佛面对神秘而强大的金钱世界的主宰，突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中，总是有一些流氓专门伺机骗取那些过于天真的有钱人的钱财。一天，一个和莱塔同姓的德国人打电话找我。有人给了他我的号码和名字，告诉我我正在和非常重要的客户工作。他说有业务要和我谈，于是我在摩纳哥等他。他很快就赶来了，我们在乐嘉卡莫餐厅见面。他向我介绍他的产品，随后又提到一个他熟知

的交易员。

“他现在干什么？”我问。

“他是个法国人，能够为他的客户保证 200% 的收益。”

“太棒了！”

他说到我的名字，还时不时提到“威力”。他说的话开始让我惊讶。他还肯定地说自己经常邀请这个伟大的交易员到家里做客。

“哦，我告诉您他的名字。”

沉默了一会儿，这个德国人说出了我的名字：于威尔！我没有反驳。他继续夸夸其谈，说到佛罗里达的一家酒店，说经常和这个交易员在那儿开派对。我咬了咬嘴唇，十个手指紧紧拽着桌沿。我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想扇他耳光。不过我控制住了自己，看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谎话之中！最后，我脱口而出：

“听清楚了，您说的这位先生，我非常熟悉，我甚至可以告诉您，他知道我今天晚上和您一起吃饭。”

德国人瞪圆了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而且，正是他让我邀请您的。”

“是吗？我不明白！”

“您不明白？”

我拿出名片朝他的鼻子扔去。

“不，”德国人叫道，“不可能！我不明白，一定是同音。”



我站起身，双手紧握成拳头放在兜里。

“听好了，到此为止。玩笑开够了！”

我把餐巾扔在桌上，朝着大门走去，离开酒店前转身朝他吼道：

“我希望再也不要听到您的名字。否则的话，您可当心，我会把您的名字列入银行的黑名单，您知道的，可疑分子名单！”

12.1.1

12.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12.1.1.1.1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第十六章

潜在的人道主义援助

在我身上，始终有一种帮助他人、无视危险、面对生命危险毫不犹豫的秉性，即使它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

随着我慢慢成为一名交易员，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激起的无限的贪婪。早在和保尔以及他那些可疑的巴勒斯坦人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他们希望利用我，以使用失去信誉的科威特外币欺骗银行。后来，我又被美国中情局利用得淋漓尽致。而那个德国骗子也是企图用他的骗术来敲诈我的钱，不管怎样，真是丢脸。我现在变得既多疑又暴躁。有时候，我甚至想狂妄自大地施展自己拥有的权力。

我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任务。我为巴勒斯坦人筹集资金，他们希望运用化学产品建立一个净水工厂，但是以色列人要求控制这些可能会用于武器的产品。我还在罗马见了一个教士，他想把从南美赚回来的钱存起来。我已经不能清楚地记得所有的任务，只是不断地从一个货运区到另一个货运区。我本人成了一个被别人领着到处走的商人，一部造钱的机器。

我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表面的世界，到处都是外交压

力、冲突、政权颠覆，在这背后，美国中情局为了美国及其支持的国家的贸易利益悄悄地运作，当然出于利益，甚至也包括叙利亚，那些国家的民众有时候会在广场上燃烧美国国旗——帝国主义的象征！理解吧！……对于外行而言，神秘的权力游戏和金钱规则一样深奥莫测。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观点的改变往往掩盖了不同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利益、报复、算计的防御。

我想起一个澳大利亚情报员在摩纳哥一家巴黎咖啡馆的宣言。我们当时正就法国在穆鲁路进行核试验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澳大利亚威胁法国的利益，掀起抵制法国产品的浪潮。我天真地为澳大利亚的担忧以及距我们千里之外的爆炸而震惊。他向我解释说，大约 1970 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就建议当时正着手在澳大利亚沙漠地带进行 500 项核试验的法国效仿英国，在同一区域进行炸弹试验，这对法国而言会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但作为穆鲁路拥有国的法国拒绝了这一建议。很快，绿色和平组织的生态学家们对此表示非常满意。我应该相信么？



通过我的巴黎联络员德拉维斯的介绍，我和两个人约在拉尔沃托海滩的一家餐馆见面。他们向我介绍了“大气”项目，一场抵制污染的革命。他们需要寻求一笔资金，美



国中情局让我来帮助他们。他们发现一些细小的颗粒插在某种改良材料中或置于某些超薄的盒子或砖状物中可以组成相当棒的抗二氧化碳过滤器。这两个人举了苹果的例子，冰柜里的苹果在放置了三个星期之后会完全脱水萎缩，但如果这些神奇的小颗粒中放置同样长的时间，却可以完好地保鲜。

“那么，”我说，“污染解决了？”

他们表示已经与很多航空公司及汽车商家签订了一份合同。而且，一辆带有无污染排气管的汽车将很快在欧洲诞生。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否真如他们自己声称的那样，是该项发明的真正发明人。直觉让我保持谨慎。但是，既然美国中情局让我这样做，我便开始为这项资金进行交易。

10天之后我又见了德拉维斯。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了他。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工业间谍的故事，就像报纸上登的那些故事，只是这个故事是以悲剧结尾的。我也无法去核实其真实性。这些小颗粒的法国发明一到美国就被偷了，而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员已经收取了计划并制造了进行生产所需的机器。在此期间，法国的秘密部门派出了六名间谍前往美国追踪偷窃线索。他们成功取回了计划，并销毁了机器，随后一起乘坐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从纽约飞回巴黎。

“这件事情影响很大，经济方面的后果不可估量。而且，您记得吧，飞机在飞行中爆炸了！”

我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同于正常的生活，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詹姆斯·邦德并不遥远！



我不习惯玩阴谋诡计，也不习惯玩世不恭。我可以艰辛地进行交易，毫不惭愧地获取薪酬，但是我所接触的这个世界的粗暴和对金钱的痴迷令我反感。在我身上，始终有一种帮助他人、无视危险、面对生命危险毫不犹豫的秉性，即使它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在金融界，无私并非普遍的美德，但我身上却自然存在着。

正因为这样，我在结束学业的时候才有了托雷莫里诺斯的美丽经历，当时我因为尿路感染无精打采地在外面闲逛。那天我来到海滩，巨大的海浪翻滚着，和我喜爱的勃尔日的海浪一样。我在水里与海浪搏击了好几个小时，离开水面的时候已经全身乏力，就在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两个人在拼命地拉一个人。我跳进水里像疯子一样游过去。那个人开始往下沉。我决定像鸭子那样潜入水底接住他。水面被突如其来的旋涡搅乱，我什么也看不见，左臂向深处伸去试图抓到他。我越下沉，温度越低。水的压力令我的耳膜无法承受，我没有时间自我放松。突然，我的手摸到



了那个人的头发。我抓到他了！我把他带到水面上。他已经没有意识，但呕吐起来。水流很强，我感到力气全无。我几乎是依照当年考取游泳救生员时学到的指令，将自己置于他的背下面，以便预先感知海浪，从而确保他碰不到水。反复的呼吸暂停令我难以忍受，一刻钟之后，我要不和他一起死去，要不就得将他扔下。就在这时，我感到一股超凡的力量传遍我的全身，一个声音激励着我：“带他回来，带他回来！”我们终于在海浪的推动下回到了海滩。我不明白自己如何能够将一个超过 100 公斤的男子带出水面。我立即对他做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医务人员随后赶到。我筋疲力尽地昏倒过去。后来，我认识了这位被我救起的先生，文森特·瓦斯克斯，时任联合国大会副主席。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也有幸通过他认识了一个非凡的人物。我的生活里总是充满了奇特的境况和相遇。



1998 年在雅加达，我第一次直面了人类的不幸。我强烈地意识到富有与贫乏、奢侈与贫穷、享受与苦难之间的沟壑。其实看报纸杂志的时候我早该意识到这些，但我总是快速翻过那些不厌其烦讲述这些相同境遇的文字。有关南北划分、新殖民主义、穷国无法实现民主之类的冗长说教令我厌倦。我们非常清楚富国绝不会去赶走世界上的不

幸！那些漂亮的言辞只不过是编织伪善而已。

欺骗是不幸的搭档。在雅加达凯悦酒店，当我同一个叫穆罕默德·萨尔蒂昂的家伙见面的时候，我第一次见识了欺骗的丑恶嘴脸。他自称是苏加诺的精神之子，告诉我自己是酒店的业主，而且这位至高无上的总统在一份遗嘱中明确规定他是其遗产受赠人。我轻蔑地看着这个小家伙，他的笑容因咀嚼印度大麻的叶子而显得奇怪，自命不凡的样子俨然自己就是总统。他从包里拿出一叠号称证据的资料，或许就是些偷来的废纸。我根本不屑一顾：

“我只对一份文件感兴趣，那就是苏加诺的遗嘱。”

“好的，”他厚颜无耻地说，“但是您得付 10 万美元。”

我用目光击倒这个可怜得想把一切都卖了的骗子，哪怕是对他想要进行的交易来说必不可少的材料。

“快跑，快跑，当兵的！别停，不然你会被绞死的！”

这个人消失了。那一幕令我恶心。贫穷滋生了诈骗。在一个 7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极限之下的国家，这是一场生存的斗争。这个数字是我前一天从阿尔伯特王子那里听到的，正是在这家酒店我遇到并结识了他。他邀请我参加一场他为红十字会组织的晚会，晚会在一家豪华的大旅馆举行，灯火辉煌。捐赠人穿着长袍、无尾长礼服，人道主义者身着 T 恤衫、牛仔裤，奇怪地混杂在一起。这种鱼龙混杂以及世俗而喧闹的慈善赈济令我感觉不自在。看到这

些人，想到自己赚钱丰厚却从未想过为穷人做点最起码的事情，而我竟然也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想到这些我又一次觉得恶心。

早晨离开酒店的时候，我从一群乞讨的孩子身边走过。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将报纸卷成好几个吹管，还配上精细的雕刻，巧妙地设置了沟槽，并插上三只小箭。这件手工作品在我看来应该值 20 美分吧。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可能差不多 50 万卢比。他把吹管递给我，眼睛闪烁着光芒，好像遇到了神。他拔腿就跑，欢跳着，跳得那么兴奋，好像每一跃都要跃到天上去。他可以几个月不愁吃喝了。



回到摩纳哥之后，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建立一项基金，专门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我向一位伦敦的律师咨询了有关享受最佳司法和财务担保的问题。

“您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列支敦士登首都瓦杜兹创建该基金。大公国的好处就是更便宜更稳定。”

他告诉我，瑞士已经开始严密控制基金的设立，因为有人怀疑这背后有洗钱的交易。犯罪分子为了将卖淫、贩毒、非法移民的钞票洗出来，是不会犹豫以慈善活动为幌子的。

我将基金注册为贝特斯达，并首次付款 2 万美元。而

基金董事会唯一的成员就是那位伦敦律师，他负责掌管我的海外公司中的 5 家公司。银行账户的签字人在伦敦。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赚钱。

要以贝特斯达的名义签发 100 万美元的担保需要一笔相应数额的资金，在筹集到这笔资金后，我便投入到工作中。新西部银行发行了一种价值 100 万美元的担保证券，我作为中间人以其价值的 68% 购买，银行因此返还给我 68 万美元。我召集所有认识的交易员，以证券价值的 78% 向他们推荐我的证券，于是我从中获得 10% 的收益。以这样的方式操作，直至达到其价值的 100%。在购买担保证券之前，我签订了出售合同，因此我必须最后那个以价值的 100% 买进的买家。最后一名交易员以 99% 购买后，准备以 100% 再售出，从而获得 1% 的利润，于是我从他那儿以 100% 的价值买入。银行赚了 68 万美元，外加我每次交易收取的佣金，也就是 70 万美元。我为基金赚得了 46 万美元的利润。

在这一年里，我多次进行此类运作。当我赚到 4800 万美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推荐给我一名专家进行运作选择。他叫鲍勃，是一个亲切热情的爱尔兰人。他建议我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壟创办一家医院。他寄给我有关该计划的详尽资料，包括未来的老板。我总是非常惊讶美国中情局能够那么详细地掌握有关每个人私生活的信息……我

的基金开始运作。当医院落成并开始运行的时候，我特别想去看看，但是我的伦敦律师阻止了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是资助人：“如果你去那儿巡视，会引起数不尽的问题。你知道，作为你而言，最好躲避外界的目光。”

于是，我利用从这一体系中赚来的钱充当了一个人道主义者。这一体系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资助动摇的欧洲经济体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永远都没有人知道是我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工作创建了这家医院。我成了一个匿名的无私奉献者，我甚至敢说，在这个慈善并非重要美德的世界里我是潜在的。我是一个无权说话的行善者，而这才是慈善的最佳境界！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第十七章 滑 坡

我正走在一条糟糕的斜坡上，行事与我的本性相悖。财富正在将我变成一个暴虐而恬不知耻的家伙。

Los Angeles and
TRADE

第十卷
第 一 册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 60637
1987



与茱塔重逢之后，我们之间很快便是沉默。我们长期未能在一起，时间已经开始吞噬我们的幸福。

我真想告诉她所有我刚刚做的事情，告诉她我是如何千辛万苦地完成那些交易的。但是我不能。我编织的谎言越来越多，虚构自己越来越频繁地与世界各地的富豪一起工作。而作为美国中情局职员的我并不存在，从未存在过。我向茱塔隐瞒了我的职业生活，可是她真的会上当么？她的直觉应该会使她怀疑我的真诚，这会让她伤心、让她失望。

她心里究竟怎么看我？有一天当我们和朋友在餐厅用餐的时候，一个朋友突然质问我：

“你这家伙，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一定是帮着黑手党贩毒吧？”

她会认为我和黑色交易、赚脏钱有牵连么？她从不问我任何事情，只是看着我一言不发，凝视的目光令我难以承受，这对我而言更是一种折磨。我沉浸在双重性质的交易员的烦恼之中。她看得出我在躲避她，远离她。我既要

帮助那些富裕的客户赚取利润，又要进行美国中情局的交易，责任、美国中情局的秘密等重负将我压垮。所有这些都我必须独自承担。我不再是生活的主宰，而我的指尖也没有一点点自由的时间。我不再和茱塔说话，只是看着她。我爱她，但是我能感到她正在逐渐远离我的生活，平静地离开我，直至消失。

12月15日那天，我们决定分开一段时间。我们双方都需要各自放松一下。茱塔会回她父母家待两个星期。我们约在12月31日再见。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好好分析一下现在的状况。对于我们爱情的褪色，我必须负全责。我向茱塔道歉，但她从未责备过我，对于我的缺席，她从未有过丝毫抱怨。可是现在，我却离开了她的怀抱。

她走了之后，我发现自己依然狂热地爱着她。我整日像疯子一样在摩纳哥转来转去。我必须重新得到茱塔，这是我的新挑战。我为迎接她的回归而绞尽脑汁。圣诞将至，我奔波于各家商店挑选礼物，花3000美元买了一只威尼斯的大玻璃花瓶，还有一堆礼物作装饰，就像无数只小船环绕着一艘军舰。我是个情感至上的人，这是我的弱点，我非常清楚。早在进入银行军团的时候，我就曾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并没有让我变得坚强。美元虏获了我，但我从未欺骗过茱塔。我从来没有这样完全地爱过一个女子，当然也从未这么差劲过：只有当美元“陛下”放弃我的时



候，我才能施舍点时间来陪她。



茱塔的看门人把她公寓的钥匙给了我。我来到她的家中，将挂满礼物的圣诞树放在那儿。我还在迪士尼乐园最高级的酒店订了一间最漂亮的套房，把门票也挂在树上，然后回去静静地等待。

茱塔回到家后立即打电话过来，她说我简直疯了。我立马过去陪她吃饭。鱼子酱、肥鹅肝，各种美味应有尽有，可是我感到了她的冷漠，这让我非常伤心。我们一起下楼来到外面的广场观看焰火。摩纳哥公国里所有的人都在那儿，我们身边是一群喧哗的意大利人。午夜的时候，所有人相互拥抱。茱塔没有和我拥抱。我麻木地看着她。

“我做不到，威廉。我做不到。对我而言，你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人。我觉得是在拥抱一个陌生人。”

我火了，大声对她吼“我爱你”。可是，或许她知道我爱她，我今天晚上已经向她证明了这一切。她一如既往的冷漠，目光从我的肩上越过。我把她带回家后立即离开。我快要窒息了，冲进汽车里，趴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我大声喊她的名字，5次，10次，100次，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天蒙蒙亮。我待在车子里，就像在监狱里一样，是的，我成了自己的囚犯。可是茱塔，她不想被禁闭，她要自由。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黎明时分，我从汽车里出来。

“现在，我要重新得到她。”

我像疯子一样重新开始工作，投入到工作之中，沉浸在激烈的交易中。我希望借此忘记一切，特别是我的悲痛。后来，我时不时地给茱塔打电话，我们开始重新适应彼此间的交流。她全然忘了一个星期之后的旅行。我早已设计好一切，我太狡猾了。好像无意中早已预料到了我们间的不快，这次迪士尼之行对她而言简直就是脚下的一根荆棘。

一天我对她说：

“我们怎么办，去迪士尼？”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去退了吧！”

“不可能，”我说，“不能退的。”

“我不信。”

“那你打电话过去问。”

第二天茱塔回电话过来：

“你说的没错。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以朋友的身份一起去。”

“好吧。朋友。”

到了迪士尼后，我们要了一间有两张床的大房间。我们俩各睡各的。我看着她，她的神态像一只刚刚挨了打的小狗。我想让她不自在。最后她妥协了，让我过去睡到她的床上。



回到摩纳哥后，我想我成功了，我们之间回归正常了。几天后，我邀请她坐游艇绕勒兰群岛兜兜风。回来的时候，她在我的怀里崩溃了。她知道第二天我又要开始我一个人的戏剧了：她又要独自一人，而我又要回到那些秘密的任务中去。我的缓兵之计和小算盘，就像在迪士尼那样，我道歉的方式令她无法承受，甚至吓到了她。这次，我必须接受现实——她要离开我了。

但是我一直爱着她，尽管是以我自己的方式，自私的、交易员的方式。我很清醒，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在寻求自己的利益。可是她的利益呢？

我独自一人继续着我的双重生活：交易员、美国中情局职员。一件小事让我突然意识到了茱塔的决心。那是在巴勒莫，我和一个律师一起处理一项事务。一个利穆赞黑人女子来机场接我，并开车送我到酒店。我被关了 24 个小时来完成任务。后来我让他们派司机接我去机场，他们说司机在等着呢。我在下车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利穆赞黑人女子，她竟然 24 个小时没有离去！

“可是，这样做太傻了！”我对她说。

“但是您没有让我离开……”

茱塔也是这样，在决定离开我之前，她一直在等我，

等了我很久很久。



我从未像这段时期那样麻木过。生活只有一个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大量的钱，然后彻底地结束这份工作，为父亲买一个马场，回归我的生活，重新和家人、朋友在一起，重新开始我的生活，真正的生活。

我一直为一个问题而烦恼：我得等多长时间才能支配剩下的 90% 的报酬？

交易员的工作使我能够奢侈地生活。我经常出去参加各种派对，为了忘记一切、忘记莱塔、忘记所有烦恼，我让自己处于混沌的状态。我又变成了生活在极端之中的年轻交易员，工作到筋疲力尽，狂欢到天昏地暗。所有的一切聚集在我的身上，在它们像炸弹那样爆炸之前，我得逃离自己。我又一次和生命搏击，就像以前让·布瓦多看到我在水中搏击一样。



那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没有太在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让我发现了我的生活与我经常出入的社会的偏差。我竟然不假思索地融入了这样一个阶层——在这里，各种形式的暴力是金钱与生俱来的伙伴。



与茱塔分开之后，我决定住在尼斯。在同一栋大楼里，我认识了一对夫妇：妻子是个漂亮的金发女子，丈夫则是个性情暴躁的胖子。她自称是体操冠军，而他号称在房地产业工作。有一天我感到艾迪塔——她的名字——不是很舒服，她的脸都被打肿了，昏倒在我的面前。她的丈夫刚刚对她拳打脚踢。我找到他，他极度兴奋地挥舞着一把手枪，好像要把我杀了。面对他的威胁，我无动于衷，不过我决定要制服他。

我决心帮助艾迪塔，让她陪我一起去波尔多度假。她扮作我的情人。一路上我不断地接到她丈夫的骚扰电话，他确信我和他妻子在一起。我欺骗他，他威胁我。回到尼斯后，我发现我的宝马被人严重破坏。她丈夫闯进我的车库，以此作为对我们的旅游的报复。美国中情局替我了解了这个疯子的一些情况：毒品小贩，偷车贼，曾在1996年坐了11个月牢。我让他在两天内把我的车子修好。他什么也没做。于是，我通过一个意大利朋友维森佐得到了一个在尼斯比较出名的“园丁”的地址。他见我的时候给我一种英雄般的感觉：长筒靴、蓝色罩衫，大草帽下露出一张冰冷的面孔，还带着一条长疤痕。他是个职业杀手，随时候命。我向他解释了我的问题，坐出租车将他带到我的车库，让他看了我的汽车，向他描述了搞破坏的家伙，并告诉他我的想法。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好的，事成之后我立即通知您。”“园丁”说。

电话响了，是个国外的号码，我估计是意大利的。“园丁”告诉我他正和那个粗暴的丈夫在一起，现在就过来把他交给我。那个男人在一旁抽泣着。

“威廉，别再干蠢事了。我已经被三个家伙绑架了，他们要把我的手指一个一个砍下来。”

我冷漠地听着：

“你看，是你自己不把我当回事。现在我也无能为力。”

抽泣变成了嚎叫。我有点幸灾乐祸。

“让他们停手吧，我要死了！我向你保证，你的汽车两天之内一定会像新的一样。”

“好吧。”

第三天我的汽车焕然一新，简直无懈可击。

我完全陷入了黑社会的圈子。这是从一次小小的劫持开始的，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金钱就是毒品，它开始威胁我的判断和生活方式。我自认为干什么都可以，比如那次报复性的旅游，颁布我自己的法律并花钱使其得到遵守。我好像已经属于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世界。



一天，父亲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个阿拉伯王子的建筑师。他让我陪他去米兰处理一些银行事务，他



说需要我的建议。

我们一起出发。他开着一辆劳斯莱斯，是用珍稀的皮、镍和木头等制成的，我坐在里面就像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到了米兰之后，我们必须找一个双倍大的停车位来停下这辆豪华轿车。停车非常复杂，来回转了三刻钟后，我的朋友终于找个一个宽敞的空位。就在他开始停车的时候，一辆红色的菲亚特 500 敞篷汽车开过来抢占了位子。我的朋友下车向司机解释说，他转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这个位子。那个司机是个小个子，一头油亮的头发，戴着金链子，每个指头上都戴着戒指。他从车顶探出脑袋来，大声叫道：

“在这儿，谁停得最快就谁停！”

我的朋友脸色惨白地重新转动方向盘。

“等等，我来处理这件事。”他嘀咕说。

他启动了向后的倒档齿轮，车子冲向人行道将菲亚特撞翻在一旁。我们走下车。那个意大利人从车顶爬出来，大声叫喊着我听不懂的话。我的朋友掏出一叠 500 法郎面额的钞票朝他扔了过去。

“你该知道，在这儿，谁最有钱就谁停！”

离开时，我的朋友转身朝正在装车轮的意大利人喊道：

“还有，以后买个体面的车子！”

我们发出一阵狂笑，就像刚刚做了恶作剧的坏小孩。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我们自认为无所不能，因为我们的兜里装满了美元。我正走在一道糟糕的斜坡上，行事与我的本性相悖。我已经不是那个真正的我。身上穿的西服，这些年来穿的年轻的“黄金男孩”的制服，也不再合身。财富正在将我变成一个暴力而恬不知耻的家伙。莱塔早已看出了我缓慢的堕落和枯萎。它们害我脱离真正的生活，将自己禁闭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金钱有如狂欢节的面具掩盖了我真正的面孔。



第十八章

肥猫爪下的小老鼠

我这个那么擅长经营别人的钱和负有秘密使命的钱的人，现在却被缴了械，一贫如洗。29岁的我，在这些年里，仿佛经历了半个世纪。

105 Adventures thru
TRADER

第八十集
廣東水師中將張繼

陳章明 人的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上） 1994年，新亞書院出版
《中國革命與經濟》 1995年，新亞書院出版



我的瑞士账户金额达到了500万美元，可以考虑为父亲买一个马场了。于是，我和美国中情局联系，并告诉了他们我的计划，希望能够将我的钱解冻——得到的是干脆的拒绝：规定是不可能违反的。

我很恼火。我表示如果是这样，我就离开美国中情局。德拉维斯我在巴黎的美国联络人告诉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拿回我的钱，但是他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我必须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个专门负责转移的联络员联系。我立即与他联络。他没有说不行，却不停地和我扯皮：“是的，我向您保证，资金的转移已经搞定，刚刚执行完。”要不就是：“明天就会弄好。”或者说：“上午已经搞定了。”每次得到承诺之后，我打电话给银行，那边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于是我再打电话到菲尼克斯抱怨，每次总是得到同样的回答：“不可能，威廉，我已经发出指令了……”同样的情节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不厌其烦。我成了肥猫爪下的小老鼠。

我成了美国中情局的囚犯。注入报酬的那个瑞士银行的账户是一个专用的编号户头。我只能接受来自一个地方的资金。这样做的优点是避免任何可疑的黑钱，缺点是账户需要我和美国中情局两方面的签名。如果缺了任何一方，任何转账都不可能实现。我被卡住了。

美国中情局掐住了我的喉咙，它不希望听到我说离开，它需要我，我的金融才能可以为它效劳。在接受了培训、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之后，特别是我具有如此才华，它不害怕我为别的外国机构服务吗？我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绝境之中，我突然间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这些年来我像疯子一样工作就为了积累一笔钱，可到头来我却不能支配。我被骗了。我千万次地责备自己，我太急于求成，根本没有考虑清楚。我被德拉维斯操纵了，又被美国中情局的机器给逮住了。我被自己的虚荣心俘虏了：我太骄傲了，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交易员！太自我陶醉了！

现在，我因饮酒过度而感到口干舌燥。失去了茱塔，又被美国中情局欺骗，双重的失败令我灰心丧气。我摧毁了自己的生活。亲近的人忍受着我的神秘。但是，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冒着被报复的危险？我成了这个无情体系的玩偶。一投入到执行任务的狂热中，我根本无暇顾及周围的人，无暇自我审视。我成了一个国际职员，只和政府一起从事巨大的项目，运用在个人看来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也



无法进入的投资模式。我生活在非凡之中——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能暂时地脱离这个世界，那就是为了另一个神奇的毋庸置疑的世界，即富人的世界，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交易活动的时候。我通过自己的工作，运用自己的才能为这两个世界效命，却从未怀疑过我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可靠性，从不承认自己是他们的奴隶，从不承认他们在利用我，也从未想过这种极度的活动与我的生活中最在乎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家人、朋友以及对真实和情感的迫切需要。



一直以来高速运转的我，突然遭遇了猛烈的刹车，生活中的一些东西被卡住了。我不再幸福，摩纳哥也没有什么能够留住我的。我曾经在这儿不假思索地大把挥霍，得过且过地生活，对自己是那么地自信。然而，我遭到了两次猛烈的打击，在绳索的束缚下踉踉跄跄。我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真想放弃一切。

我迅速将刚买的法拉利 F355、游艇等出售，然后将得到的钱全部注入我进行交易的瑞士账户，全然不知这个账户也被冻结了。美国中情局施展其镇压手段的时候真是神速，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国际刑警组织受托对我的账户实行监控，借口要检查我的资产来源。现在我不能使

用账户。我咨询我的银行顾问，他告诉我美国中情局知道我所有的账户和所有的密码。伯恩银行委员会正在就我的资金来源展开调查。这真是个笑话。我这个那么擅长经营别人的钱和负有秘密使命的钱的人，现在却被缴了械，一贫如洗，就好像是电影大片里的外星人降落在地球上。结局就是：失去了莱塔，银行账户上有 500 万美元，可事实上身无分文。而在市场方面，我又不能在法国抗争，因为我从未申报过自己的收入，如果不想引起税务部门注意的话，也不能进行上诉之类的。



我放弃了这一切，回到波尔多，带着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英国人所说的厌烦，一种厌倦，觉得经历了很多却一无所有，觉得生活中什么也没得到。这次回归的旅程与当年来伦敦的感觉截然不同：当年，威廉畅想未来，看到骏马在天边奔驰；如今，威廉，抱怨一切，蔑视一切。永别了，父亲的马场！29 岁的我，在这些年里仿佛经历了半个世纪，无数的经历、疯狂的责任，而我竟然不认识那些自己为之效命的人，也没有从中得到过任何报酬。

我从那个极端而孤立的世界里出来了。在那里，我必须在行动的狂热中保持清醒。那个神秘的世界害我感染了神经官能症。怎样才能摆脱呢？我的生活变得枯燥，周围



的人都像幽灵一样。

我一直忍受着痛苦，直到重新去游泳，打棒球，像以前那样见老朋友克里斯蒂昂和弗朗克。我的这两个朋友就像浇灌良好的树木一样幸福地生活着。慢慢地，我重新找到了希望，内心深处的本性重新恢复。我知道自己很快会重新振作起来，但是需要跨越一片沙漠。

我去了求职救济金发放中心，对这个机构而言，我什么都不是，我不能向他们出示任何工资单据。我咨询福利救济，但是我也无法提供任何信息，我从未领过薪资。我不是一个正常人，不符合社会救助的标准。我是一个并非真实存在的人，或者是隐形的，就像我通过 MTN 和美国中情局“造出来”的钱。最终，我一分钱也没领到！

可怜美元，威廉！

TRADER 散户杀手 Les Aventures d'un

在无所事事了几个月之后，威廉·于威尔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出租船只，后来开始在一家法国地区银行工作。但是法国的工作氛围很快令他感到窒息，最终他又回到伦敦继续做交易员。几年后，他被提拔为亚洲某个重要地区的交易部门主任。

TRADER

Les Aventures d'un

谁搞垮了巴林银行？谁让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谁在举手间就改变整个世界？

交易员，这个时刻与我们的金钱密切相关的群体，却也是最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他们披着神秘的面纱，进行着隐秘的操作。

本书将为你揭开交易员的真实面目。

主人公在伦敦入行，在摩纳哥、汉堡、纽约进行各种投机交易，翻云覆雨，为无数的富豪带去了巨额利润，也让众多投资者身无分文。他甚至为索罗斯所看重，并最终受聘于美国中情局，暗地里操作大型的国际间金融项目，为 G8 峰会、中东、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服务。

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时，主人公内心最深层的渴望，唤醒了他的良知。他忏悔着，想退出这个肮脏的疯狂的金钱世界，却发现，身无分文、举步维艰的，变成了自己……

上架建议：金融小说

ISBN 978-7-5086-1512-7



9 787508 615127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20.00元

